

GA309__教育的根源__1924

GA309__教育的根源 目录

导言 托林·芬塞尔

第一讲 1924 年 4 月 13 日 伯尔尼

【内容提要】一种新的教育需要对整个人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的新认识。牙齿的变化标志着童年第一阶段的结束。灵魂和精神下降到一个由遗传提供的身体，这被用作“第二个”人的存在的模型。在第一阶段，孩子是一个感知道德影响的感觉器官。教师气质的影响。

第二讲 1924 年 4 月 14 日 伯尔尼

【内容提要】华德福教育的目标是揭示新的教学方法。精神感知对理解儿童和成人的力量。睡觉和醒来。这些季节反映在人类身上。以以太的“把握”。唯物主义思想和失眠。心理上的影响和物理上的影响。

第三讲 1924 年 4 月 15 日 伯尔尼

【内容提要】牙齿变化前后的记忆。物理的和以太的身体。以太体的身体和雕刻。星芒的身体和音乐。演讲和演讲。音乐规模和人体。把老师作为治疗师。医生和学校。教学信件。

第四讲 1924 年 4 月 16 日 伯尔尼

【内容提要】牙齿变化时的感觉组织和道德发展。数学从整体开始。这孩子天生的宗教冲动。七岁之后对图景的需要。十四岁后需要与命运建立联系。这个孩子与世界的关系。

第五讲 1924 年 4 月 17 日 伯尔尼

【内容提要】童年中间阶段的三个部分。自然和历史。青春期后的孩子会进入生活。永生的经历。惩罚。正在阅读《孩子读物》。今天需要一个彼此的鲜活的体验。月亮和太阳在植物世界中的力量。精神科学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统一。

GA309__教育的根源 导言 托林·芬塞尔

鲁道夫·施泰纳在他去世前 11 个月发表了这一系列的五个讲座，他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呼吁改变教学实践。这将取决于教师如何看待发展中的人以及适应儿童不断变化的需要的课程。施泰纳在斯图加特的演讲结束时说：

我们最大的痛苦是什么？通过试图描述我们的教育，我不得不反复指出，我们以虔诚的敬畏站在人类的我---- 被神圣的力量放置在世界上，帮助发展我。除非在精神上被理解，人类的我才能被真正理解；当它在物质上被理解，这个人类之我是被否定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当代的物质主义生活，因为无知，因为人类的“我”的错误观念，而遭受痛苦的是我。这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我们努力追求对物质的感知和物质的活动时，精神已经被粉碎，随之而来的还有“我”。

在伯尔尼，他在《教育的根源》一书的开头也提出了同样的抗议，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唯物主义，这方面需要我们今天的进一步努力。许多来到华德福教育的人对物质主义有一种更加公开的感觉---- 例如，自我价值取决于个人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然而，唯物主义还有更多微妙的方面值得探讨。

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思考停留在这个时代上，我们就会屈服于物质主义。这可能表现为一个人的孩子或学生现在正在做什么。当某事物脱离环境时，它也倾向于强调一面性，并为唯物主义打开大门。例如，人们可能纯粹从金融、教学或法律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问题。

当问题受到刚性框架的约束时，例如，当人们被视为空间中的物体而不考虑时间时，我们就增加了物质主义。

相比之下，在这些讲座中鲁道夫·施泰纳要求我们看待整个人生，把童年时期发生的事情放在一系列延伸到成年生活的阶段中。他对教育中几乎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广泛的；他一次又一次地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此外，人格的塑造的过程，而不是定义，要求读者在思考中锻炼新的灵活性，并发展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的能力。施泰纳似乎在不停地问：既然你已经从这个角度理解了它，那么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人智学经常因为想要谈论精神和灵魂而受到批评”（第 13 页）。我们的文化似乎接受了其中一种或另一种——灵魂或精神，但不是两种都接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否认精神和灵魂？这就好像极性的控制力太强了。在与现代唯物主义的合作中，真正发现包括身体、灵魂和精神在内的三重人格的含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讲座给了我们一个参与这种扩展的机会。

托林·芬塞尔，博士，主任，华德福项目安提阿研究生院，基恩，新罕布什尔州

GA309__教育的根源 第一讲 1924年4月13日 伯尔尼

新的教育与全人教育

在伯尔尼，我经常和你们谈论人智学。现在能够以人智学的精神与你们谈论教育是一种特别的快乐——他的生活领域必须离人类的内心最近。我们克服这种混乱的机会非常小。事实上，人们很想说，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方法，通过教育将精神带入人类的灵魂，否则就无法逃脱这种混乱，这样人类就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进步，并从精神本身中进一步推进文明的进化。

我们相信，这是正确的前进方式，因为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世界是在精神中创造的，是从精神中产生的。因此，人类的创造只有从精神本身的源泉中产生时，才会有成果。然而，要从精神上实现这种富有成果的创造，人们也必须接受精神教育和教育。我相信人智学实际上对教育和教学的性质有很多要说的，因此，我能在这里发表这些讲座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世界各地有许多人认为，教育和教学需要某种新的动力。诚然，十九世纪充满了进步的思想，为进一步的教育和教育做了很多工作。然而，我们文明最近的一个趋势是，个人很少与自己的人性接触。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能够记录自然科学领域及其所产生的技术方面最美妙的进展。

我们还看到，某种世界观已逐渐从科学进步中具体化。整个世界，包括人类在内，似乎只是只从感官告诉我们的自然现象，以及与大脑有关的理智告诉我们的感官领域。然而，我们最近获得的关于自然世界的所有知识，实际上并没有把我们引向人类；这在今天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虽然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情况，但他们没有准备好承认这一点——不管现代在关于自然世界的信息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我们仍然没有更接近理解人类。

当我们试图了解成长中的人类，即儿童时，最有可能感受到这种不可能。我们感觉到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障碍。基于对人的真实和全面理解的人智学，将听到来自各方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呼吁——不是通过建立教育理论，而是通过向男性和女性展示如何进入学校的实际生活。人智学教育确实是学校的实际生活，我们的讲座应该提供关于如何处理教学的各种细节的实际细节。然而，必须先有别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要以这种方式开始谈论实际的细节，那么产生这一切的精神就不能显露出来。

因此，请允许我今天把这种人类教育精神作为一种介绍。我们必须说的是，它将建立在一个全面的、真正深入的人类知识——人智学在教育中的积极力量。

一种对人类的深刻认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成长中的人，一个孩子，站在我们面前，就不足以像我所说的那样，制定一些教学和教育这个孩子的规则，而仅仅是在处理技术问题时遵守规则。这不会导致好的教学。我们必须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内在的火焰和热情；我们必须有冲动，这些冲动不是按照一定的规则从老师到孩子在智力上传递的，而是从老师到孩子之间亲密传递的。教育者的整个存在必须在工作中，而不仅仅是思维的人；感觉的人和意志的人也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

最近，自然科学的思维和世界观比他们喜欢的思维更深入、更接近骨髓。即使是那些没有像科学家那样专门训练的人，也会思考、感受和科学行动。这是教师不能接受的，因

为科学思维只提供对整个人类的一个成员的理解——身体或感官的身体。但这只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成员，人智学告诉我们，当我们对人类有真正的知识时，我们看到人类拥有三个明确的成员——身体、灵魂和精神。

只有当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来认识灵魂的真实本质，就像我们认识身体一样清楚，我们才能看到整个人类。我们还必须能够认识到人类精神是一个个体存在。然而，儿童的身体、灵魂和精神之间的联系与成人不一样；这正是与身体联系的松动，使我们能够观察儿童的灵魂和精神，作为人类存在中知识和实际生活的最大奇迹。

童年的第一阶段

让我们看看这个小孩子，看看这个孩子是如何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神奇的过程在工作。我们看到，精神是如何从孩子的内心深处产生的，流动成未定义的特征、混乱的运动和每一个动作，这些似乎仍然是脱节和脱节的。秩序和形式进入孩子的眼睛，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孩子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有表现力。在眼睛和其他特征中，精神表现出来，从内部到表面，灵魂——渗透到整个身体——展示。

当我们以严肃、公正的态度看待这些事物时，我们通过观察成长中的孩子来看到它们是如何发生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虔诚地凝视宇宙和人类存在的奇迹和谜。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观察孩子的发展时，我们学会区分三个明确区分的阶段。这种阶段没有被普遍区分的唯一原因是，这种辨别力依赖于深入的、亲密的知识；而今天的人们，凭借其粗糙的科学概念，不会通过获得这种亲密的知识而困扰自己。

灵魂和精神构建“第二”人类

儿童生活中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发生在第七年左右，第二颗牙齿出现。 牙齿变化的外部物理过程本身就很有趣。首先，我们有婴儿牙齿，然后其他力量强行通过，因为第一个被推出。 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不会比牙齿的实际变化更远。 但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它（通过我将在这些讲座后面描述的手段）时，我们发现这种转变可以在孩子的整个身体中观察到，尽管比牙齿的实际变化更微妙。 牙齿的变化是一个微妙过程的最物理和最基本的表达，实际上发生在整个身体。

究竟会发什么？ 任何人都能看到人类有机体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剪指甲，剪头发，发现皮肤脱落。 这证明了物理物质是如何从表面脱落的，因为它不断地从内部被推出来。 这种来自内部的推动——我们在牙齿的变化中观察到——存在于整个人体。 更严格的知识告诉我们，孩子确实逐渐地把通过继承得到的身体逼出来；它被抛弃了。 第一颗牙齿被逼出来，同样，孩子的整个初始身体也被逼出来。

在牙齿的变化中，一个孩子带着一个重新形成的身體（这个身體与出生时的身體完全相反）站在我们面前。 这个更内部的过程的本质是什么？ 孩子的第一具身體是遗传的。 它是父亲和母亲之间协作的结果，可以说，它是由尘世的物质条件形成的。 但是，这个身體是什么？ 它是地球向人类提供的模型，作为人类真正发展的模型。 一个人的灵魂和精神方面从一个灵魂和精神的領域下降，它生活在怀孕和出生之前。 在我们成为肉体中的俗世存在之前，我们是灵魂和精神在灵魂和精神領域的所有存在。 我们的父母通过继承的物质给予我们的东西，结合在胚胎生活中，伴随着从为纯粹的精神和灵魂从一个更高的境界下降而来。 精神和灵魂掌握着身體，身體的起源在继承的溪流中。 这个物质的身體成为它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类有机体，而遗传的有机体则被逼出。

因此，当我们考虑一个孩子在出生和牙齿的变化之间，我们可以说，身体的存在是由于身体的遗传本身。但是，另外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对这个身体起作用。第一种是人类带到地球的那些元素的力量；第二种是从地球本身的物质和物质中同化的。当牙齿发生变化时，人类已经塑造了一个模仿遗传身体的第二个身体，而第二个身体是人类灵魂和精神的产物。

在通过更密切地观察人类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人们自然会意识到可能提出的反对；这种反对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必然会问：你难道看不出在牙齿改变后经常出现与父母的相似之处吗？因此，一个人仍然受到继承的规律的约束，即使在牙齿改变后也是如此？人们可以提出一些类似的反对意见。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我们有一个来自继承流的模型。在这种模式下，精神和灵魂发展第二人。但是，当某种东西是从模型中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并不期望找到与模型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应该清楚的是，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利用模型的存在来建立第二个人类有机体的相似性。

然而，当你能感知和识别真正发生的事情时，你就会发现一些东西。某些儿童在 9 到 11 岁之间进入第二个有机体，而第二个身体几乎与最初的遗传有机体相同。对于其他的孩子，人们可能会注意到第二个有机体和第一个有机体之间的不同，很明显，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正在从他们的存在的中心工作。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每一个变化。在人类精神和灵魂方面正在发展第二个有机体的同时，它最主要的是试图顺应它从精神和灵魂领域带来的存在。

因此，作为第二个有机体所要建造的东西与第一个有机体通过遗传而得到的东西之间产生了冲突。取决于你是否有一个更强或更弱的精神和灵魂存在（在下面的讲座中，我们将看到这是为什么），人类可以给他们的第二个有机体一个强烈浸渍灵魂力量的个体形式，或者，如果他们以较弱的力量从精神世界下降，尽可能靠近模型。

考虑一下我们必须处理的问题，以教育孩子在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的第一个生命周期。当我们看到神圣的精神力量是如何从超能的领域向下工作时，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崇敬！在儿童生活的第一阶段，我们见证了他们每天和每周，从一个月到一个月，年复一年地工作，我们看到了这种工作是如何将他们带到形成第二个单独的身体的。在教育中，我们参与精神和灵魂的这项工作；为了人类的身体存在，我们继续神的精神力量开始了。我们参与神的劳动。

孩子作为感觉的器官

这些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严格的智力理解；一个人的整体必须理解它们。事实上，当我们与世界的创造性力量面对面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我们在教育方面的任务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早年。但我想向大家指出，精神和灵魂进入创造第二个人类有机体的工作的方式向我们表明，在儿童中，身体的形成、灵魂的活动和精神的创造是一个统一的。在形成新的有机体和推陈出新的同时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涉及到精神、灵魂和身体的统一。

因此，儿童对自己的揭露与成年人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在个别情况下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作为成年人，当我们吃一些甜的东西时，是舌头和味觉感知它的甜味；稍晚一点，当甜味物质进入身体的另一部分时，甜味的体验就停止了。作为成年人，我们不会跟着它走得更远。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同的，在这个孩子中，味觉渗透到整个有机体；孩子不仅用舌头和味觉，而且用整个有机体。甜味在整个生物体中被提取。事实上，整个孩子是一个感觉器官。

本质上，什么是感觉器官？ 让我们考虑一下人的眼睛。 颜色在眼睛上留下了印象。 如果我们适当地考虑人类视觉所涉及的内容，人们就必须说，意志和知觉是人类眼睛中的一种。 表面是涉及的——人类的外围。 然而，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这种活动渗透到整个有机体，尽管以一种微妙的方式。 孩子的整个有机体认为自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感觉器官。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来自环境的印象对儿童的影响都与成年人截然不同。 灵魂元素在人类中的表达——人类道德的元素——发生在环境中，这可以用眼睛看到。

教师气质对儿童的影响

在潜意识里——甚至在无意识中——孩子们有一种微妙而私密的能力来感知周围人的每一个动作和行为中所表达的内容。 如果一个易怒的人在孩子面前表达愤怒，并允许孩子以我描述的无意识的方式看到这一点，那么，相信我，我们非常错误地认为孩子只看到外部活动。 儿童对这些道德行为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明确的印象，即使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印象。 感官印象的眼睛也是无意识的。 **印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感官印象，而是道德和灵魂生命的表达，流入孩子的方式正是颜色流入眼睛，因为孩子的有机体是一个感官器官。**

然而，这种有机体具有如此微妙的结构，以至于每一种印象都渗透到它的所有地方。 儿童从任何道德表现中得到的第一印象是灵魂印象。 然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灵魂总是工作到身体的本质。 无论孩子在环境中经历的是恐惧还是喜悦和喜悦，所有这些都通过——不是粗糙的，而是微妙的方式——进入生长、循环和消化的过程。 那些生活在持续恐惧中的孩子，他们的方式可能是愤怒和愤怒的表达，从一个易怒的人，体验一些东西在灵魂中，立即渗透呼吸，血液循环，甚至消化活动。 这非常重要。 在童年，我们不能只谈论身体的教育，因为灵魂教育也意味着教育身体；灵魂元素中的一切都形变了身体——它变成了身体。

只有通过对人的真正了解，我们不只是看着孩子，在他们身上印上某些教育格言，而是考虑到人的尘世的生命，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这比仅仅观察儿童更困难。我们可以记录关于记忆、思维能力、眼睛、耳朵等感官功能的观察，但这种记录是暂时的，最多也是短暂的。但这丝毫无助于我们真正了解人类本身。

当我们观察一种植物时，种子中已经包含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生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开花结果。同样，在牙齿改变之前的儿童中，当身体的本质容易受到灵魂的影响时，就会有幸福、不幸、健康和疾病的种子，这些种子将影响到所有的生命，直到死亡。作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我们允许在儿童生命的第一阶段流入的任何东西都将转化为血液、呼吸和消化；它就像一颗种子，只有当它们四十或五十岁时，才能以健康或疾病的形式实现。事实上，教育工作者对待孩子的方式确实会产生快乐或不快乐、疾病或健康的倾向。

当我们根据实际生命的事件详细观察教师对儿童的影响时，这一点特别明显。这些现象可以在实验室中观察到，就像植物学或物理学现象一样，但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让我们考虑个别例子。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老师与一个在校儿童的关系。考虑一下老师的气质。我们可能知道，由于性情，一个易怒的老师可能精力充沛，但也脾气暴躁，容易发怒。一个忧郁的老师可能是那种退出自我的人——一个内向的人，一个自我占据和回避世界。一个乐观的老师可能很快就会收到外部印象，从一个印象到另一个印象。或者，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冷静质的人，他允许事物滑动，一个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人，他不受外部印象的影响，通常在事物上滑动。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教师培训学院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缓和这些脾气，并使教师在学校生活中做好准备——这些脾气是允许充分和全面的表达，没有任何限制。如果一位教师或教育家以这种气质放松，它就会永久地影响孩子的灵魂，在循环系统和构成内在节奏生活的一切上留下它的印记。这种影响最初并没有深入到很深的地方；事实上，它们只存在于种子中，但这种种子生长和生长，就像所有的种子一样。有时，在四十或五十岁时，节奏系统的循环障碍是教师不受约束的暴躁脾气的直接结果。事实上，我们教育儿童不仅仅是为

了童年，而是为了他们整个尘世的存在，甚至，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那样，为了以后的时间。

或者，让我们想象一种忧郁，抑制这种特定的气质——一个在教师培训期间没有动力来协调它，并找到一种适当的方法来引导它与孩子一起工作的人。这样的老师在与孩子的互动中屈服于他们自己的忧郁。但是，通过生活、感觉和思考这样的内心忧郁，这样的人不断地向孩子隐瞒应该从老师到孩子的东西——即温暖。这种温暖，在教育中经常缺失，首先表现为灵魂的温暖，然后进入身体，主要进入消化系统。这加速了某些倾向的种子，这些倾向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为各种疾病和血液疾病。

或者考虑冷漠气质的人，一个对与孩子的互动漠不关心的人。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寒冷，而是一种极其像水一样的元素在孩子和这样的老师之间的灵魂境界中活跃起来。基础还不够牢固，不足以使教师和儿童之间的灵魂适当地相互作用。孩子对内心的活动没有充分的调动。如果你观察到一个人在一个冷漠质的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如果你跟随那个人的生活过程进入晚年，你会经常注意到大脑虚弱、大脑循环不良或大脑活动迟钝的倾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乐观的人对孩子的影响——那些让他们乐观的天性失控的人。这样一个人对每一个印象都有强烈的反应，但印象很快就会过去。有一种内在的生活，但人自己的本性被带到周围。孩子跟不上这样的老师，老师从一个印象跑到另一个印象，没有适当地刺激孩子。为了在孩子身上激发足够的内在活动，老师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慈爱地保持孩子对一个印象。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在不受控制的乐观天性的影响下长大的孩子，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看到某种缺乏生命力的情况——一种缺乏力量和内容的成人生活。

因此，如果我们有能力看到它（而教育取决于一种微妙的感知能力），我们就能在他们 40 或 50 岁的时候认识到各种类型的人，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否受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质的

影响，他是忧郁的，冷漠的，易怒的，或乐观的。

教师行为的持久影响

在介绍我的讲座时，我提到了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指导如何为培训教师制定这些事情，而是为了向你展示如何行动来影响孩子的灵魂生命，不仅停留在灵魂中，而且一路进入身体的本质。教育孩子的灵魂生命意味着教育他们的整个尘世生活，甚至在他们的身体性质。

人智学常常被批评为既要讲精神也要讲灵魂。今天有许多人，当他们听到精神这个词时，就会变得非常挑剔和对立，人智学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幻想。人智学者被指责将感官世界的现实减少到一种模糊的抽象，那些理性地谈论精神事物的人自然应该不关心这种抽象。

事实上，人智学在教育中的尝试是将正确的原则应用于身体教育，因为我们知道，恰恰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儿童的整个身体性质受到灵魂的冲动的影响。任何有意识地试图发现所有身体活动是如何从根本上基于灵魂和精神的人，在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之间研究儿童发育时，仍然可以选择成为唯物主义者。物质在儿童中的运作方式包含在灵魂和精神的统一中。没有人能理解孩子的物质，除非灵魂和精神被认为是有有效的考虑到。事实上，灵魂和精神在物质的外表中被揭示出来。

教育能力需要责任感。我向你们提出的考虑强烈地唤起了一个人的责任感，这是一个令人衷心关切的问题。如果你从事教育工作，知道是什么影响了孩子，并知道它将作为幸福或不幸、疾病或健康贯穿一生，这些知识最初可能似乎是灵魂的负担；但它也会激励你发展力量和能力，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教师，这种精神态度足够强烈，足以在幼儿身上播下

灵魂的“种子”，直到晚年，甚至在老年时才会开花。

这种对人的认识是人智学作为教育艺术的基础所呈现的。它不仅仅是知道我们在一个人的生命的单一阶段——例如在童年——所发现的东西；它起源于思考人类的所有尘世的生命。事实上，地球上的人类生命是什么？当我们在任何特定的时刻看到一个人时，我们可以说看到一个有机体，因为每个细节都与整体的形成是和谐的。

为了深入了解人类有机体个别成员的大小或形式的内在联系——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如何协调形成一个统一和多重的——让我们看看，例如，小手指。虽然我只是看着小手指，但我也对耳垂的形状有了一些了解，因为耳垂的形状与小手指的形状有一定的联系，等等。人类有机体中最小和最大的成员都从整体上接受它们的形状，它们在形式上也与每一个其他成员有关。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例如，一个器官在头部，除非我们看到它与一个器官在腿或脚的关系和和谐。这也适用于空间有机体——在空间中传播的有机体。

然而，除了空间有机体外，人类也有时间有机体。我们已经看到，在空间有机体内，耳垂从整体上接受它的形式，以及从小指或膝盖的形式；但时间有机体也必须考虑。一个人的灵魂在第五十年的结构——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或疾病，快乐或抑郁，清晰或迟钝的头脑——是最密切的联系在那里的第十，第七或第四年的生活。正如空间有机体的成员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样，时间有机体的成员也是随着时间而相互分离的。

从一个角度来看，可以断言，当我们五岁时，我们内心的一切都已经与我们四十岁时的情况相一致。当然，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即一个人可能会年轻地死去，但它不适用，因为其他考虑因素也会介入。此外，作为一个空间有机体，人类也是及时组织起来的。如果你发现有一根手指躺在某个地方，那么它必须在最近被脱臼才能看起来像一根手指——很快，它就不再是一根手指了。脱离有机体的肢体很快就会萎缩，不再是人的

肢体。与人类有机体分离的手指根本不是手指——它永远不能与身体分离，而是变成什么都没有，因为它不能独自存在，所以它不是真实的。手指只有在出生与死亡之间与整个身体结合时才是真实的。

这些考虑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的所有教学中，我们必须考虑时间有机体。想象一下，如果像人们对时间组织那样对待空间有机体，会发生什么。比如说，我们把一些物质放进一个人的胃里，它会破坏他的头。然而，想象一下，我们只检查了胃，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物质一旦扩散到生物体中，最终到达头部的情况。要理解人类的有机体，我们必须能够检查物质在人类胃中的过程，并看到它对头部的意义。从胃到头部，物质必须不断地改变和改变；它必须是灵活的。

在时间有机体中，我们不断地对儿童犯罪。我们教他们有明确的，尖锐的想法，如果他们的想法是灵活的，没有尖锐的定义，就会变得不满意。我们的目标是以这样的方式教育孩子，让他们在脑海中保留我们教他们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告诉他们的东西。当一个孩子能够准确地再现我们几年后所教的东西时，我们常常感到特别欣慰。但这就像给一个三岁的孩子做一双鞋，等孩子十岁的时候穿上。在现实中，我们的任务是给孩子们活生生的、灵活的想法，可以在灵魂中成长，就像外在的身体四肢随着身体成长一样。给孩子对各种事物的定义来记忆和保留，就不那么麻烦了，但这就像期待一个三岁孩子的鞋子适合一个十岁的孩子。

我们自己必须参与儿童灵魂的内在活动，我们必须认为给他们一些内在的灵活和弹性的东西是一种快乐。就像他们的身体四肢在成长一样，他们的想法、感觉、冲动也能成长，很快他们自己就能从我们给他们的东西中创造出新的东西。除非我们在成长和改变中培养内在的快乐，否则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迂腐的或明确定义的生命观念没有用处。我们只能使用积极的生命形成力量——增长和增长的力量。对于这种成长的、创造性的生活有感觉的教师已经找到了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因为他们包含了生命，这样的生命就可以传递给那些要求他们生命的孩子。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在我们的教育学和教育系统中已经死亡

的许多东西必须转化为生命。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人类的知识，而不仅仅是说一个人是这样或那样的。我们需要对影响整个全人的人类的知识，就像身体的营养影响血液一样。血液在人类中循环，我们需要人类的知识，也给我们的灵魂血液；它不仅使我们明智、聪明和智慧，而且热情和内在灵活，能够在我们身上点燃爱。这将是一门教育的艺术，源于对人类的真正了解，由爱承担。

这些是我想介绍的关于教育艺术必须从人智学中获得的基本思想的开场白。在未来的讲座中，我们将看到人智学教育精神如何在学校的实际细节中得以实现。

GA309__教育的根源 第二讲 1924年4月14日 伯尔尼

华德福教育的目标

你已经看到，教育必须建立在对人类的更亲密的知识之上，而不是在自然科学中发现的，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必须以自然的科学为基础。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科学甚至不能接近人类的现实，它无助于我们的知识建立在它的基础上。

世界充满了精神，真正的世界知识也必须充满精神。人智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对世界的精神知识，有了它，人类的精神知识，这本身就导致了一门真正的教育艺术。但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即那些自认为人智学者想要建立“人智学”的学派，把人智学作为一种世界观，而不是其他当代世界观，而不管这些观点是更多地受到理智还是感觉的启发。重要的是要理解和重申，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所考察的主要问题是方法问题和

教学实践。坚持人智学的男人和女人都觉得——而且是正确的——它所提供的知识可以为我们对待儿童的方式建立一些真正实用的原则。

在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追求一种基于人智学的教育艺术；我们一直向世界其他地方表明，人智学本身从未在那里教授过。罗马天主教儿童接受牧师的宗教教育，新教儿童接受新教牧师的宗教教育。只有父母特别要求接受宗教教育的儿童，才能接受基于人智学的更自由的宗教教育。因此，我们自己的人智学世界观本身在学校工作中确实没有地位。

此外，我要指出，人智学的教育的真正目的和目标不是建立尽可能多的人智学的学校。当然，需要一些示范学校，在那里详细地实践这些方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必要为这样的学校大声疾呼。然而，我们的目标是使每一位教师都能把人智学的成果带到他们的工作中，无论他们在哪教书，也不管学科的性质如何。我们没有意图用人智学教学法在既定的制度中发动革命，即使是无声的革命。相反，我们的任务是指出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源于我们对人类的人智学的知识。

理解人类存在

如你所知，我们需要比今天的习惯更密切地观察人类。事实上，在某些领域，人们正在学习一种非常精确的观测，特别是在视觉观测方面——例如，使用望远镜观察恒星、进行测量，以及在许多其他知识领域。它产生于一种精确、数学观察的感觉。由于过去三个世纪的科学思维，在当代文明中，我们找不到那种看到人类灵魂或身体组织中精细和微妙变化的亲密观察。因此，人们对孩子整个身体组织中发生的重要变化几乎没有可说的，比如在牙齿变化时、青春期和第二十年后发生的变化。因此，在教育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比如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的转变——被忽视了。这些变化被提到，这是真的，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孩子的实际身体或表达在灵魂对身体的更表面的依赖。这需要更细致的观察。

人类学从把世界看作是精神力量的一种表现开始，这在今天很少被承认；它提供了训练一个人的灵魂获得对精神世界的直接洞察力的练习。有些人的命运还没有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精神事实，但人智学有这样的力量，仅仅开始这样的练习本身就能帮助人们学会对人类进行更加微妙和亲密的观察。精神研究依赖于我们这个更高的，超能的部分；我们有超能的眼睛和耳朵——灵魂器官，如我们身体的眼睛和耳朵——这样我们就可以了 独立于身体形成某些感知。

宇宙和人类周期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地处于一种类似于精神研究所需的状态。入睡时，人的灵魂和精神离开身体，当人醒来时重新进入身体。在清醒的时候，人们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移动他们的四肢，这方面的力量来自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方面。真正的自然的知识——这还不存在——也会表明，在清醒的时候，人们的身体行动是由灵魂和精神控制的，睡眠只是这种活动的中断。在这里，这种差异太微妙，无法被现代科学方法所感知——今天的教育是以这种方法为基础的，即使是指向童年的最初几年。睡觉的人完全屈服于植物和矿物也受其支配的有机体的活动。

另一方面，人智学或精神科学，力求精确和准确，当然，说一个人睡着时是一种植物是不正确的。在人类中，矿物和植物物质已经提高到动物和人类的水平。人类的组织不像植物，因为植物没有肌肉和神经，人类当然有肌肉和神经，即使在睡觉的时候。然而，重要

的是非常简单的；植物的营养功能与神经和肌肉无关，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不同的。一个人的活动与肌肉和神经有关，因此超越了身体；甚至人类的睡眠活动也仅仅是植物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适用于动物，但我们现在不能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在植物中发现了与在睡眠中的人类相同的冲动，但在睡眠中的人身上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们这样想，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形成这个过程的想法：当我们清醒时，灵魂和精神与人类有机体结合在一起。灵魂和精神，反过来，与宇宙，整个宇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请记住，它只是一个相似之处。仔细观察植物的发育，我们会发现，在春天，当雪融化了，我们看到植物从地球上春天出来，展开它们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植物的生长是由地球内部的太阳力量控制的，或者是前一年储存的阳光。

在春天，植物被这些地球的太阳力量释放出来，当它们从土壤中射出时，它们被外部的阳光所接收，并在夏天被引导，直到种子成熟。植物的生长再次被赋予地球。整个夏天，太阳的力量逐渐下降到地球上储存在那里；因此，地球总是被这些累积的太阳力量渗透。我们只需要记住，数百万年前，太阳的力量照耀着植物，植物后来变成了地球上的煤；因此，阳光实际上现在正在我们的炉子里燃烧。同样，太阳的力量从夏天到夏天都保存在地球上，虽然时间要短得多。在整个冬天，植物吸收了太阳在地球上的力量，在夏天，太阳从宇宙向它们喷出射线。因此，植物的生命确实有一种节奏——地球太阳力、宇宙太阳力、地球太阳力、宇宙太阳力等等。植物的生命从一个摆动到另一个，就像钟上的钟摆一样。

现在让我们转向人类。当我睡着的时候，我把矿物和植物的一切都留在了我的身体里，尽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的植物性质——与实际的植物相反——是有组织的，这样精神和灵魂就可以生活在其中。因此，在睡眠中留下的东西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植物一样的活动。它开始开花和发芽，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它真的是我们内心的春天。当我们醒来时，植物力量被击退，它在我们体内变成了秋天。当灵魂和精神在觉醒时升起，秋天进入我们。

从外观事物，常说醒如春，睡如秋。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对人性的真正精神洞察力表明，在睡眠的最初时刻，春天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发芽开花，当我们唤醒秋天时，就像夕阳一样沉入我们体内。当我们醒着的时候，当我们使用我们所有的灵魂的能力时，它是我们内心的冬天。我们再次看到了一种节奏，就像在植物生命中一样。在植物生长中，我们区分地球活动和太阳活动。在人类身上，我们发现模仿植物的活动本质上是一样的；睡着了——夏天的活动，觉醒——冬天的活动，然后再到夏天的活动，冬天的活动；但在这里，它只发生在 24 小时内。人类把每年的节奏浓缩成一天一夜。

这些节奏是相似的，但不是相同的，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灵魂和精神的生命与自然领域中的精神生命没有相同的持续时间。一年只是弥漫在宇宙中，渗透在一年中整个过程中的灵魂生命中的一天，就像人类的灵魂和精神指导着他们一天的过程一样。

当我们考虑这一点时，我们得出了这个假设。（顺便说一句，我必须警告你，我将要说的话对你来说可能很奇怪，但我把它作为一个假设来更清楚地证明我的意思。让我们假设一个女人睡着了，她的内心就是我所说的夏季活动。让我们假设她继续睡觉而不醒来。然后会发生什么？她体内的植物元素——不是灵魂和精神的元素——最终将成为植物领域的节奏。它将从每天的节奏变成每年的节奏。当然，这种节奏在人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身体继续像所描述的那样睡觉，这个人就无法忍受由此产生的每年节奏，并将死亡；如果人体都是植物活动，那么它的组织就会不同。身体将与灵魂和精神分离，承担一个年度的周期，并承担纯粹的植物的品质。当我们看到导致身体毁灭的身体死亡时，我们看到，人类从宇宙中诞生，从一个大周期传递到一个小周期。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自己的，不能使精神和灵魂本身充满活力，它就会被摧毁，因为它不能立即在宇宙节奏中找到它的位置。

因此，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能培养出更微妙的观察能力，我们就能真正洞察人类存在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那些已经进入精神知识道路的人，虽然他们可能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精神视野，但仍然会感觉到导致精神洞察力的力量在里面激荡。这些力量就是作为宇宙中所有灵魂的使者和调停者的力量。精神在宇宙中是活跃的，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指导一

年中生命周期的存在。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境界，但当我们观察一个人时，我们可以看到灵魂和精神在所有人类生活中的存在，在这里我们是在熟悉的层面上。 因此，对人的灵魂和精神品质进行良好的感知总是比在世界上感知精神活动本身更容易。

当我们在普通的生活中思考时，就好像思考或者形成精神形象，不断地逃避我们。 当我们用手指碰到或感觉到什么东西时，例如一块丝绸或天鹅绒，我们立即意识到我们遇到了那个物体，我们可以通过触摸它的表面来感受它的形状。 然后我们知道，作为人类，我们已经与我们的环境相联系。 然而，当我们思考时，我们似乎不会以这种方式触摸周围的物体。 一旦我们想到了什么，并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理解”或“抓住”它。 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外部物体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这通常对我们的思考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会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它们。 例如，如果一支粉笔躺在那里，我站在这里移动我的手，就像一个人说话时那样，一个人不会说，“我抓住了粉笔。”但如果我真的用手握住粉笔，那么我可以说：“我抓住了它。”

在早期，人们对思考的本质有了更好的理解，从这些知识中，词汇和表达流入了表达真实事物的语言，这比我们现代抽象主义者所意识到的要好得多。 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有了心理上的图景，我们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它。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接触到对象，或者说我们已经抓住它了。 今天，我们不再意识到，通过我们思维生活中的表达，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环境中与物体有亲密的接触。 例如，今天我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以一种非常虚伪的方式隐藏了它自己的意思。 我们说“概念”。 我有一个概念这个词把自己保持在里面。 我有一些东西，我已经掌握，或聚集在我自己。 我现在仅仅有这个词语，生命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例子证明了我的书《如何了解更高的世界》和《深奥科学纲要》后半部分以及其他著作中所描述的人类研究方法的目的和目的。 2.2. 他在这里演奏埃尔格雷芬和埃尔法森这个词。 3.

3. 我们的英语单词概念源自拉丁语意识，完全掌握。考虑心理的意象中的练习。一定的思想被保持在头脑中，以便集中在这些思想上可以加强灵魂的生命。这些练习既不是基于迷信，也不仅仅是基于幻想，而是基于清晰的思考和深思熟虑，就像数学所用的那样。他们引导人类以一种比今天人们的抽象思维更重要和更积极的方式发展思考能力。

思考和以太体

今天的人们真的被抽象所支配。当他们整天用胳膊和腿工作时，他们觉得有必要摆脱疲劳，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存在一直在积极地移动手臂和腿。然而，他们不能理解的是，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的存在也同样活跃。人们不能看到，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存在积极地流出，并抓住他们的思考对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感知到人类的最低层级超感官的成员，以太体，生活在身体内，就像身体生活在外部世界一样。

当一个人发展灵魂的眼睛和精神的耳朵，当事实上，通过我提到的练习，以太体可以在此时此刻感知得到。然后，一个人可以看到，思考，主要是以太体的活动，是如何真正在精神上的“抓住”或者说精神上的触达环绕在我们周边的物体。一旦我们通过上述练习来浓缩和集中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体验精神，以至于我们不再有今天如此普遍的抽象感觉，即是说，物体远离我们。我们对它们有一种真正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实践，集中的思考。思考也会带来疲劳，特别是在运用我们的思考能力之后，我们会想睡觉。唯物主义思想的存在并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唯物主义时代最糟糕的产物；教育者也必须考虑另一个方面。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可能会对人们的活动所造成的疲劳程度感到漠不关心；最终，人们会恢复他们的感官，甚至事情都会消失。但对一个教育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看着一个孩子经过几年的学校教育，并为灵魂获得只有自然科学印记的营养——即物质的东西。当然，这不仅适用于学校的科学课；今天的所有教育，即使在最低年级，也是基于科学思维。这是被孩子们吸收的，它伴随着他们成长，它渗透到整个身体组织中，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它就像失眠一样。

我们物质时代失眠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只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思考，思想的活动——这种通过思想对我们的环境的“把握”或“处理”——不允许以太体的相应器官变得疲劳，因为它已经变得过于抽象。在这里，只有身体变得疲惫；我们睡着了——身体睡着了——但以太变得紧张和不安，不能睡觉。它将灵魂和精神拉回其中，这种情况必然会逐渐发展成失眠的流行。今天已经发生了。只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物质时代意味着什么。人们认为唯物主义的理论思想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这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

更糟糕的是，我们在我们的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经历了唯物主义的影响。最糟糕的是，通过物质主义，所有的童年都被毁了，以至于人们再也无法忍受道德或精神冲动了。

每一个认识到需要改变我们的教学和教育的人都必须知道这些事情。我们所提到的转变，如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发生的转变，只有通过对人类的亲密观察才能理解。我们必须学会看到一个人是如何内在地活跃的，这样人们就像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样体验他们的以太；他们必须认识到，当他们思考任何物体时，他们真的在以太中做着其他在身体中做的事情。如果我想知道一个物体是什么样子的，我会感觉到它，我会接触它，从而获得它表面的知识。这也适用于我的以太体。我“感觉”到了我想“抓住”的对象，我想要概念化的东西。以太体和身体一样活跃，正确的人类发展知识只能来自以太体活动的这种知识和意识。

孩子的模仿性

如果我们能以这种方式激活我们的思考，并通过这种内在的活跃思维，观察一个非常年轻的孩子，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孩子的环境中执行的每一个动作，以及表达某种道德冲动的每一个眼神（因为一个眼神的道德品质包含着某种作为一种不可想象的力量传递给孩子的东西）是如何流入孩子的，并继续在呼吸和血液循环中工作的。关于一个孩子，我们能得出的最明确和最具体的说法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模仿的存在，通过和通过。”孩子在呼吸或消化过程中的呼吸或消化方式反映了孩子周围人的行为。

孩子们完全屈服于他们的环境。在成年人中，唯一与这种奉献平行的是通过人类灵魂

和精神表达的宗教。 宗教表现为对宇宙的精神投降。 当我们用自己的精神超越自己，屈服于一种精神世界观时，宗教的生命就会适当地展开——我们应该流出到一种神圣的世界观中。 当一个人的灵魂和精神被放弃给世界的神圣精神时，成人的宗教生命依赖于从身体中解放灵魂和精神。 孩子们把自己的全部都放弃给环境。 在成人中，呼吸、消化和循环的活动都在其中，与外部世界隔绝。 然而，在儿童中，所有这些活动仍然是向他们的环境投降的，因此他们具有宗教性质。 这是孩子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生活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整个人都渗透着一种自然的宗教元素，甚至身体也保持着一种宗教情绪。

但是，儿童不仅被有益的力量所包围，这些力量在以后的生活中激发了宗教的信仰。 也有有害的精神力量，它们来自儿童周围的人和世界上其他的精神力量。 这样，儿童身体中的这种自然宗教元素也可能暴露在环境中的邪恶中——儿童可能会遇到邪恶力量。 当我说，即使是一个小孩子的身体也有宗教的品质时，我并不是说孩子不能成为小恶魔！ 许多孩子都是小恶魔，因为他们一直对周围邪恶的精神力量敞开心扉。

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运用适合我们时代的方法来克服和赶走这些力量。 只要一个孩子是一个模仿的宗教存在，警告是没有好处的。 只有当灵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放，当它的注意力可以自我导向时，话语才能被倾听到。 让人失望的话不能帮助我们对付一个小孩子。 但是，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所做的事情确实有帮助，因为当孩子看到这一点时，它就会流入并成为感官的感知。 然而，我们的行动必须包含道德品质。

例如，如果一个色盲的人看着一个彩色的表面，他可能只看到灰色。 一个成年人也用这种方式看待另一个人的行为，只看到手势的速度和流动。 我们看到了身体的品质，但不再看到一个人的行为的道德的品质。 另一方面，一个孩子看到了道德的元素，即使只是无意识的，我们必须确保在孩子面前，我们不仅从不以不应该模仿的方式行事，而且从不认为思想不应该进入他们的灵魂。 这样的思想教育对于生命的头七年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让自己在小孩子的陪伴下思考任何不纯洁、丑陋或愤怒的思想。 你可能会说，“但我可以思考我喜欢什么，而不改变我的外在行为，所以孩子什么也看不到，也不能受到无法看到的东西的影响。” 在这里，有趣的是，考虑那些非常奇怪和相当愚蠢的表演，一次，与所谓的思考马——马可以计数，和其他动物表演的技巧，展示“智力。” 这些事情很有趣，虽然不是大多数人所相信的那样。

我见过埃尔伯菲尔德的马。（我只想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我看过的那匹马属于冯·奥斯坦先生，我能看出来他怎么回答他的主人的。冯·奥斯坦给了他一些数学问题去做，不是非常复杂，但是对于马来说，确实有些困难。马必须加减，并会通过蹄给出正确的答案。现在你可以从一个现代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例如，在马上写了一本厚厚的书的教授——或者你可以从人智学的角度来看待它。这位教授首先驳斥了所有非专业人士对此事的看法。（（请不要认为我打算说任何反对自然科学的话，因为我很清楚它的价值。）最后，教授得出结论，马能够感知到男人做的非常微妙的动作——眼睑的轻微抽搐，某些肌肉最微妙的振动，等等。从这一点，马最终学会了什么答案对应于某些振动，并可以给出所需数量的邮票与他的蹄。这个假设非常聪明和智慧。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这些事情是否真的被观察到了。他自己问了这个问题，因为人们确实学会了在研究中非常认真。然而，他回答说，人类的感官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以至于他们感知到如此精细的微妙动作和振动，而是一匹马可以看到它们。事实上，他所证明的是，一匹马在一个人身上能看到的比教授能看到的多。

但对我来说，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只有当冯·奥斯坦先生站在他旁边说话时，马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不停地拿一团糖放到马嘴里。马始终洋溢着一种甜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马感到充满了甜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马也能体验到否则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我会这样说：冯·奥斯坦先生自己一直住在“甜马”里，那是一匹以太的马，它已经渗透到了物质的马身上。他的思想在那里是活的和扩散的，就像它们在他自己的身体里一样；他的思想活在马身上。这不是因为一匹马比一位教授有更好的感知能力，而是因为它还没有那么高的组织性，因此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而它的身体却在不断地吸收甜味。

事实上，有这样的影响，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被几乎——如果不是完全——不能被当代人类所察觉的事物所激发。这种事情发生在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当灵魂和精神尚未脱离身体时，即在幼儿期，它们也会发生。小孩子实际上可以感知周围人的每一个表情和姿态背后的道德，即使这对那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可能不再可能。因此，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允许自己在孩子周围思考丑陋的想法；这不仅生活在他们的灵魂中，而且直接作用于身体。

毫无疑问，这些天在许多医学或其他论文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它们反映了科学知识的现状。但是，这一领域将出现一些新的情况。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我的意思。一个人可能会写一篇博士的论文，表明一种疾病，也许是在一个人生命的第四十八年，可以追溯到他四五岁时的环境中的某些邪恶思想。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使我们真正了解人类，了解人类生命的整体。

因此，我们必须逐渐认识到，这与其说是一个从我们自己的抽象思想中发明出各种事情给小孩子做的问题，比如使用棒等等。孩子不会自发地做这种事。他们自己的灵魂力量必须被唤醒，然后他们会模仿成年人所做的事情。一个小女孩玩娃娃，因为她看到她的母亲在照顾孩子。我们在成人身上看到的一切都是儿童模仿的倾向。在教育儿童到第七年时必须考虑到这一趋势。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教育的是儿童有机体的变化；在儿童中，一切都是以比成年人更有活力和更有活力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儿童仍然是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统一体。在成年人中，身体已经从灵魂和精神中解放出来，灵魂和精神也从身体中解放出来。身体、灵魂和精神作为个体实体并排存在；在孩子身上，它们仍然是牢固的联结在一起。这种统一甚至渗透了思维。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事情。小孩子通常会得到一个所谓的“漂亮的”娃娃——一种用玻璃眼睛画出来的生物，它看起来像人类。这些小恐怖是为了睁大眼睛闭上眼睛，做各种其他的事情。然后，这些娃娃被呈现给孩子们作为“美丽”的娃娃。即使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可怕的；但我现在不会扩大这一点。但是考虑一下，如果一个孩子真的遇到了这样的娃娃，一个能睁开眼睛的娃娃等等。起初，孩子会喜欢它，因为它是一种新奇的东西，但这不会持续下去。

现在，把它和一个孩子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如果我只是拿一块抹布，用它做一个娃娃。把它绑在一起，做两个点的眼睛，也许一个大鼻子，你就有了它。把这个给一个孩子，这个娃娃的其余部分将由孩子在灵魂和精神上通过想象来填充，这些想象与身体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后，每当那个孩子玩娃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在的觉醒，保持内在的活

跃和活着。通过自己做这样的实验，你会看到，给一个孩子玩游戏，尽可能多地留下想象力的力量，和给成品玩具，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给孩子自己的内在活动之间有什么区别。小孩子的手工作品只应表明，留给孩子自己的想象力去做很多事情。以固定的形式工作，可以很容易地留下，因为他们没有唤醒孩子的任何内在活动，因为想象力无法超越开放给感官的东西。

生理和心理影响

这表明，如果我们真的想以正确的方式接近孩子，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一门以人的知识为基础的教学艺术——儿童的知识。当我们找到一位医生的论文，通过追溯到第三年或第四年的错误游戏的有害影响来处理一例 40 岁的糖尿病时，这种教育艺术就会出现。人们会明白我们所说的人由身体、灵魂和精神组成，而在孩子中，身体、灵魂和精神仍然是一个统一体。精神和灵魂后来从身体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三位一体。在成人中，身体、灵魂和精神被推开，就像它一样，只有身体保留了在早期发育过程中被个体吸收的东西，作为后来生活的种子。

现在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一次经历影响到灵魂时，它的后果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即使是在这种经历是无意识的时候；然而，身体的后果需要长达七八倍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如果你教育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让你展示什么会影响灵魂的生命，那么这种影响将出现在第八年；人们通常小心地避免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做任何可能在第八或第九年以不健康的方式影响灵魂生命的事情。对身体的影响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因为身体必须释放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因此，影响灵魂生命的东西在四五岁时可能会在身体里产生结果，当那个人的年龄是他的七八倍——例如，在第三十五年。因此，一个人可能会在三十多岁或四十岁出头的时候患上一种疾病，这是由疾病的影响引起的，在三岁或四岁的孩子玩耍时会影响到那个灵魂。

如果你想了解整个人类，你也必须认识到，在成人中，身体从灵魂和精神中解放出来，

而不是儿童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统一，这不仅是抽象的理论，而且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知识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说的是非常不同的日历。与灵魂需要的时间相比，身体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身体工作得更慢，有害的影响在那里比在灵魂中表现得更晚。

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在青少年的灵魂生命中，当我们在很小的时候违背一个孩子，许多事情都是错误的。然而，这一点可以纠正。要想在孩子们十几岁的时候帮助那些看起来难以控制的孩子并不难。他们甚至可能会变得非常好和体面，如果有点无聊，公民以后。这并不是很严重。但随着生活的进行，身体的发展越来越缓慢，最后，在早期青年的所有灵魂困难都被克服之后，身体的影响就会逐渐出现，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个人将不得不与关节炎或其他疾病作斗争。

真正的、经验的人类知识是最重要的。真正具体的人的知识，伴随着有能力正确地看清楚一个人，这些知识是真正的教育艺术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一种教育艺术，人们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自己命运的规律下，充分发展他们的所有能力。教育不应该违背一个人的命运，而应该帮助人们尽可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倾向。今天，人们的教育往往远远落后于命运赋予他们的才能和倾向。我们必须跟上这些力量的步伐，使我们所照顾的人类能够实现他们的命运所允许的一切——思想的最清晰、感情的最爱加深以及意志的最大可能的能量和能力。

这只能通过一种基于真正的人类知识的教育和教学艺术来实现。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讲座中更多地谈论这一点。

GA309__教育的根源 第三讲 1924年4月15日 伯尔尼

在前面的讲座中，我反复提到，教师尤其要把注意力转向儿童的生命中发生的剧烈变化

或变形——例如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是多么重要。 我们还没有完全发展我们对这种变化的观察，因为我们习惯于只注意到根据所谓的自然规律，人性的更明显的外在表现。 然而，教师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产生于儿童存在的最核心的中心，而教师能为儿童做些什么影响了儿童非常内在的本性。 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例如，在牙齿的这种重大变化中，灵魂本身经历了一种转变。

牙齿改变前的记忆

让我们来审视这个灵魂生命的一个方面——记忆或记忆能力。 孩子的记忆在牙齿变化前后有很大的不同。 人类生命中的过渡和发展是缓慢和逐渐发生的，因此，牙齿的变化作为一个单一的固定事件在时间上只是近似的。 然而，这一点在时间上体现在儿童发展的中间，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考虑当时发生了什么。

当我们观察一个很小的孩子时，我们发现记忆的能力具有灵魂习惯的品质。 当一个孩子在第一阶段回忆起一些事情，直到牙齿的变化，这样的记忆是一种习惯或技能。 我们可以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获得了一定的成就——让我们说，写作——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身体结构的某种柔软，这是我逐渐获得的一种柔软。 当你看到一个小孩拿着东西时，你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习惯的概念。 一个孩子逐渐发现如何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移动四肢，这成为习惯和技能。 从孩子的模仿行动中，灵魂发展出技能，渗透到孩子更精细和更微妙的组织中。 一个孩子总有一天会模仿某件事，然后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再做同样的事情；这种活动是在外表上进行的，但重要的是，也是在身体的最里面。 这构成了早年记忆的基础。

在牙齿改变之后，记忆是非常不同的，因为那时，正如我所说，精神和灵魂从身体中

解放出来，图片的内容可以产生，与灵魂中所经历的事情有关——一种与身体自然无关的图像的形成。每次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或过程，无论是由于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都会回忆起同样的画面。这个小孩子还没有制作这些内在的图片的能力。当那个孩子想起某件事时，没有任何形象出现。当一个大孩子对一些过去的经历有了一个想法或想法时，它又一次出现在一个记忆中的想法，一个“内在的”想法。”在七岁之前，孩子们生活在他们的习惯中，而这些习惯不是以这种方式内在地可视出来的（形象化的）。这个对于改变牙齿后的所有人类生命都是重要的。

当我们通过我提到的那种内在视觉来观察人类的发展——用灵魂的眼睛和耳朵——我们会看到，人类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它可以用眼睛看到，用手触摸。也还存在一些超感官的成员。我已经指出了第一个生活在身体里的所谓超感官的人——以太的人。还有人的第三个成员。不要被名字拖后腿；毕竟，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术语。这第三个成员是星芒体，它发展了感觉的能力。

植物有以太体；动物有与人类共同的星芒体，它们有感觉和感受。人类作为地球创造的皇冠而独特地存在，但它却是第四个成员——我的存在。这四个成员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他们相互影响，他们通常不被普通的观察所区分；普通的观察者从来没有足够远的地方去认识以太体、星芒体或自我体。然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渴望教书和教育。人们不愿这样说，因为在现代社会更广阔的舞台上，它可能被认为是奇妙和荒谬的。然而，这是事实，对人的公正认识不会有异议。

人类通过以太体、星芒体和自我体的工作方式是独特的，对教育者来说是重要的。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习惯于通过观察身体——活的或死的——以及通过使用与大脑相关的智力来阐明我们感知到的感官来学习身体。然而，单靠这种观察，就永远不会揭示人性中更高级的部分。他们是不可能的观察方法，只有基于感觉知觉和智力活动。如果我们只从自然规律来思考，我们就永远不会理解以太体，例如。因此，学校应引入新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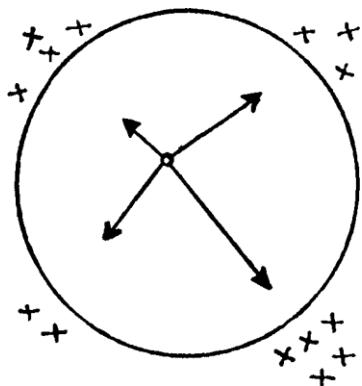
通过感官进行观察，在大脑的理智中工作，使我们能够只观察身体。需要进行非常不同的训练，以使一个人能够感知，例如，以太体如何在人类中表现出来。这确实是必要的，

不仅仅是对各科老师来说，对医生来说更是如此。

以太体与雕塑艺术

首先，我们应该学会用粘土雕刻和工作，作为一个雕塑家的作品，从内部向外建模形式，从自己的内在原理中创造形式，并以我们自己人性的展开为指导。肌肉或骨骼的形式永远不能被当代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方法所理解。只有真正的形式感才能揭示人体的真实形式。但当我们说这种话时，我们会立即被认为有点疯狂。但哥白尼在他的时代被认为有点疯狂；甚至早在 1828 年，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就认为哥白尼理论是疯狂的，并否认了信徒对他们的任何信仰！

现在让我们看看身体，它是沉重的质量和受重力定律的限制。以太体不受重力的影响——相反，它总是试图逃脱。它的倾向是分散和分散到遥远的宇宙空间。实际上这就是死后发生的事情。我们死后的第一次经历是以太体的扩散。当尸体被放入坟墓时，它遵循地球的规律；或者当火化时，它就像任何其他身体一样，按照物理规律燃烧。这并不是以太体，它远离地球，就像物理体向地球努力一样。然而，以太体并不一定在所有方向上平等地延伸，也不以统一的方式努力远离地球。现在，我们得出了一些你可能觉得很奇怪的东西，但事实上，它可以被我提到的那种观察所感知。当你仰望天空时，你会看到星星聚集成一定的群，这些群都是不同的。那些恒星群吸引以太体，把它引向遥远的空间。让我们想象一下中间有人。



不同的恒星群正在不同程度地拉出以太体；一组恒星比另一组恒星有更强的吸引力，因此以太体不是在所有侧面都同样地拉出，而是在空间的不同方向上不同程度地拉出。因此，以太体不是球形的，但是，通过以太体的这种分散，某些确定的形式可能通过从恒星产生的宇宙力在人类中产生。只要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并在我们体内有以太体，这些形式就留在我们体内。例如，如果我们取大腿上部，我们就会看到肌肉的形式和骨骼的形式都是由恒星的影响形成的。我们需要发现这些非常不同的形式是如何从宇宙空间的不同方向产生的。我们必须尝试在粘土中模拟这些不同的形式，我们会发现，在一种特定的形式中，宇宙力作用于产生长度；在另一种形式中，这种形式更快地被舍入。后者的例子是圆骨，前者是更管状的骨头。

因此，就像雕塑家一样，我们必须发展一种对世界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古代人类是作为一种本能意识存在的。它在史前的东方文化中有明确的表达，在我们的时代几千年前；但我们仍然在希腊文化中找到它。想想当代的、物质主义的艺术家是如何经常被希腊雕塑家的形式所迷惑的。他们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相信希腊人是从模型中工作的，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了检查。但希腊人仍然有一种感觉，即人类是从宇宙中诞生的，而宇宙本身也构成了人类。当希腊人创造了他们的维纳斯·德米洛（使当代雕塑家绝望）时，他们拿走了来自宇宙的东西；虽然这只能在任何尘世的作品中不完美地揭示自己，但他们试图以他们所创造的人类形式来表达它。关键是，如果你真的试图根据自然塑造人类的形式，你就不可能盲目地遵循一种模式，即当代的工作室方法。一个人必须能够求助于伟大的“宇宙雕塑家”，他从一种对空间的感觉中形成了人类，一个人也可以获得这种感觉。

这是我们必须发展的第一件事。人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画一条垂直穿过的线来衡量人类的形态，另一条线穿过伸出的手臂，另一条从前到后；在那里你有三个维度。但在这样做时，他们是空间三个维度的奴隶，这是纯粹的抽象。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通过一个人画一条线，你可以看到它受到多方面的吸引力——这种或那种，在空间的每个方向。这个几何学的“空间”，康德对此产生了如此不愉快的定义，并提出了这样的抽象理论——这个空间本身实际上是一个有机体，在各个方向上产生了不同的力量。

人类很可能只会发展出更粗犷的身体感官，而不会向内展开这种细腻的空间感觉，体验到四面八方。如果我们只能让这种空间感接管，人类的真实形象就会出现。从一种活跃的内心感觉中，你会看到人类的可塑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培养了一种处理软粘土的感觉，我们有了理解以太体的适当条件，就像人类与大脑相连的智力活动提供了理解身体的适当条件一样。

我们必须首先创造一种新的获取知识的方法——一种可塑的感知和一种内在的可塑的活动。没有这一点，知识就会短暂停留在身体上，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图像而不是通过思想来认识以太体。只有当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模仿宇宙的形状来重塑它们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以太图像。

与音乐有关的星芒体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人类的下一个成员了。今天的情况如何？一方面，在现代生活中，自然科学的倡导者已经成为人类的权威；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孤立的、古怪的人智学者们，他们坚持也有以太体和星体体，当他们描述以太体和星体体时，人们试图用一种用于理解身体的思维来理解这些描述，而这种思维是行不通的。诚然，星芒体在物理的身体中表达自己，它的物理的表达可以根据自然科学的规律来理解。

然而，星芒体本身，在其真正的内在存在和功能中，不能被这些规律所理解。它只能通过理解音乐来理解——不仅仅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这种理解存在于古代东方，在希腊文化中仍然以一种修正的形式存在。在现代，它已经完全消失了。就像以太体通过宇宙塑造而起作用一样，星芒体通过宇宙音乐或宇宙旋律而起作用。关于星芒体的唯一俗世的东西是节拍或音乐尺度。节奏和旋律直接来自宇宙，星芒体由节奏和旋律组成。

用我们所理解的自然科学定律接近星芒体是不好的。我们必须以我们对音乐的内在理解来对待它。例如，你会发现，当第三个间隔被播放时，它可以在我们的内在本性中感受和体验。⁵ 参见鲁道夫·斯坦纳，音乐的内在本质和音调的体验，人类物理学出版社，哈德逊，纽约，1983年；还有阿明·胡斯曼，《人体的和谐：人类生理学中的音乐原理》，弗洛里

斯出版社，爱丁堡，1994年。

你可能有一个大的和小的第三，这个比例的划分可以引起一个人的感觉生活的相当大的变化；这个间隔仍然是我们内心的东西。当我们来到第五个区间时，我们在表面，在我们的边界上体验它；在听到第五个区间时，它就好像我们只是在自己的内心。我们感觉到第六和第七个间隔在我们之外找到了他们的路。随着第五，我们正在超越自己；当我们进入第六和第七，我们体验它们是外在的，而第三是完全内在的。这是星芒体的工作——每个人的音乐家——与宇宙的音乐相呼应。所有这些都在人类中发挥作用，并在人类的物质形态中找到表达。如果我们真的能在试图理解世界时接近这样的想法，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次惊人的经历。

你看，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些可以非常客观地研究的东西——从星体层流入人体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来自宇宙塑造的东西，而是来自音乐冲动通过星体身体流入人类。同样，我们必须从对音乐的理解开始，就像雕塑的理解对于理解以太体的活动是必要的一样。如果你把人类的一部分从肩胛骨到手臂，那就是补音的工作，基调，生活在人类中。在上臂中，我们找到第二个的间隔。((你可以在 在下臂第三个——主要和次要。当你来到第三个，你发现两个骨头在下臂，以此类推，右下到手指。

这听起来可能仅仅是单词和短语，但通过对人类的真实观察，基于精神科学，我们可以以数学家在处理数学问题时所使用的同样的精度看到这些东西。我们不能通过任何神秘的胡言乱语来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它进行精确的研究。为了使医学和教育的学生真正理解这些东西，他们的大学训练必须基于对音乐的内在理解。这样的理解，渗透着清晰的，有意识的思维，导致回到对古代东方的音乐理解，甚至在希腊文化开始之前。东方建筑只有当我们理解它时，宗教观念才可以理解。

正如音乐只是通过时间的现象来表达，建筑是在空间中表达的。人类星体和以太体必须以同样的对比方式来理解。我们永远不能用自然规律和所谓的心理方法来解释感情和激

情的生命。只有当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考虑整个人类时，我们才能理解它。心理学家不会像今天这样描述灵魂生活命病态，而是会用音乐来描述它，就像人们会说的那样，比如一架不合调的钢琴。

请不要认为人智学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这样的观点有多困难。我很明白，很多人会认为我所呈现的是纯粹的幻想，如果不是有点疯狂的话。但不幸的是，一种所谓的“合理”思维方式永远无法在现实中描绘人类。我们必须为这些问题发展新的和扩大的合理性。在这方面，人们对人智学的看法是非同寻常的。他们无法想象，任何东西的存在都超越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但这些同样的能力实际上最终可以达到。

最近，我读了一本由 Maeterlinck 翻译成德语的非常有趣的书。有一章是关于我的，它以一种非凡而有趣的方式结束了。他说：“如果你阅读斯坦纳的书，你会发现早期的章节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明智的思考，并以完美的科学形式呈现。但当你继续阅读时，你会得到作者发疯的印象。”当然，为什么他不应该有这样的印象，即作家是一个聪明的人，当他写书的第一部分，而发疯时，他写的后一部分？但只需考虑实际情况。梅特林克认为，在这些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很聪明，但在最后几章中，他疯了。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事实，这个人写了几本书，一个接一个。因此，在每一本书中，前几章都让他看起来很聪明，但在后面的章节中，他似乎疯了，然后又聪明了，然后疯了，等等。你看，当一个人有这样一个虚假的照片是多么可笑。当作家——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名人——用这样的方式写作时，人们不会注意到这是什么废话。这表明，即使对像 Maeterlinck 这样一个开明的人来说，获得现实的了解是多么困难。在人智学的坚实基础上，我们必须谈论今天被认为是不真实的现实。

语言的天赋和自我体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的感受。正如星芒体可以通过音乐来研究一样，我的真实本质也可以通过这个话语来研究。可以假定，每个人，甚至医生和教师，都接受今天的语言形式作为一种成品。如果这是他们的立场，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语言的内在结构。只有当你认为语言不是我们现代机制的产物，而是语言天才的结果，在精神上和精神上工作，才能理解这一点。当你试图理解一个词的形成方式时，你可以这样做。

语言中有无数的智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所有的人类特征都是以各种文化形成他们的语言的方式来表达的，任何国家的特点都可以在他们的语言中得到承认。例如，考虑德语单词 Kopf (“head”)。这最初与头的圆形形式有关，你也可以在单词 Kohl (“卷心菜”) 和表达式 Kohlkopf (“卷心菜的头”) 中找到”。这个特殊的词产生于对头部形式的感觉。你看，你看，在这里，我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头部与我们在 testa 中发现的，例如，在罗曼斯语言中，“头部”这个词来自作证，或者“作证。”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词语形成的感觉来自非常不同的来源。

如果你以这种内在的方式理解语言，那么你就会看到 I——组织是如何工作的。有些地区的闪电不叫闪电，而叫希姆利策。这是因为那里的人不会想到闪电的单一闪光，就像蛇形一样。说闪电战的人描绘的是单一的闪光，而说 Himmlitzer 的人描绘的是锯齿形。这就是人类如何真正地生活在语言中，就他们自己而言，尽管在当前的文明中，他们已经失去了与他们的语言的联系，从而成为抽象的东西。我不想说，如果你对语言有这样的理解，你就已经达到了内在的透视意识，从而你就能掌握像自我体存在一样。**但是，如果你用内在的理解伴随着你的演讲，你就会在通往这样一种感知的路上。**（这是异常重要的观点，从逻辑层面上讲，只有一段一段的逻辑语句地表达，才会导致一个有着深刻感受的理性的思想的结晶。）

因此，医学和教师培训学院的教育应该如所指出的那样先进，这样学生的培训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唤起一种对空间的内在感觉，一种与音乐的内在关系，以及对语言的内在理解。现在你可能会认为，演讲厅已经变得空荡荡的，最终，如果我们建立我们所说的东西，教师培

训学院就会变得同样空荡荡。 所有这些会导致什么？ 医学训练越来越长。 如果我们继续我们目前的方法，人们将在他们合格的时候 60 岁！

我们所说的情况绝不是由于内在的必要性，而是由于内在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如果我们不能从抽象到可塑和音乐的概念，也不能理解宇宙的话语——如果我们停留在抽象的想法上——我们的地平线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将继续前进，永远不会到达一个边界，到一个我们可以研究整个的地步。 从理解雕塑和音乐中得到的理解将使人类更加理性——相信我，他们的训练实际上会加速而不是延迟。 因此，这一内在发展过程将是培训教育工作者的正确方法，不仅是教师，而且是那些对教育工作有如此多贡献的其他人——医生。

教学的治疗性质

鉴于我在关于教育方法与儿童身体健康之间关系的介绍性讲座中所说的，你应该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考虑医学，真正的教育就不可能发展。 教师应能够评估儿童的各种健康或疾病状况。 否则，就会出现一种已经感觉到的情况，即学校需要医生。 医生是从外面带进来的，这是我们可能采取的最坏的方法。 这些医生对孩子的看法如何？ 他们不认识孩子，也不知道，例如，老师和他们一起犯了什么错误，等等。 唯一的方法是培养一种包含如此多治疗的教育艺术，使教师能够不断地看到这些方法是否对儿童的健康有好的或坏的影响。 改革不是通过把医生从外面带到学校来实现的，不管这似乎有多么必要。 无论如何，这些天医生接受的那种培训并不能使他们为他们在被送进学校时必须做的事情做好准备。

为了培养教育艺术，我们必须提供以人的知识为基础的培训。 我不愿说这些话，因为它们太难理解了。 但是，认为自然科学的思想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人是错误的，认识到这种错误对教育艺术的进步至关重要。 只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儿童时，我们才会看到，例如，随着第二颗牙齿的到来而发生的根本性和深远的变化，当记忆成为图像的记忆时，不再与物理的身体有关，而是与以太体有关。 实际上，是什么导致了第二颗牙齿？ 事实是，直到这个时刻，以太体几乎与物理体完全相连；当第一颗牙齿被逼出来时，一些东西与物理的身体分离。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每七年就会得到一颗新牙齿。 ((由于现在人们的牙齿蛀得太快了，这似乎是件好事，牙医必须再找一份工作！) 当以太体分离时，以前在物理

的身体中工作的东西现在在灵魂的领域工作。

如果你能感知这些东西，并能在没有他们知识的情况下检查孩子的嘴，你就会亲眼看到这是真的。当孩子们不知道他们被观察时，总是更好。实验的心理学经常失败，因为孩子们知道正在做什么。你可以检查孩子的第二颗牙齿，发现它们是由以太体形成的，形成了记忆的模型图像；而以太体创造的牙齿的形状将表明孩子的记忆将如何发展。除了在这里或那里的位置有轻微的改变外，你不能在第二颗牙齿通过后物理上改变它们——除非你能够达到例如牙医罗默教授的程度。他写了一本关于牙科的书——一种基于人智学的生理原理的新医学艺术——他在书中谈到了即使在第二颗牙齿建立之后也可能发生的某些变化。但这不必进一步引起我们的关注。

当以太体在换牙后被松开并独立存在时，记忆的建立就离开了物理的领域，几乎完全停留在灵魂的元素中；事实上，这一事实可以使教师走上正确的轨道。在这种变化之前，灵魂和精神与物理和以太形成了统一体。在这之后，**身体**——以前与灵魂一起行动——被表达为第二颗牙齿，在这个过程中与身体合作的东西分离和**表现为**形成想法的增加的力量，以及记忆的形成和可靠性。

一旦你对人性有了这样的洞察力，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对你的教学有帮助。你必须用这种对人类的精神知识来渗透自己，并在自己身上活跃起来；你对孩子的观察将用教学的想法和方法来激励你，这种内在的灵感和热情将渗透到你的实际工作中。关于教育的介绍性文本中确立的规则只产生灵魂中的抽象活动。但是，从人类的知识中产生的东西穿透了教师的意志和努力；它成为课堂上所做一切的冲动。

一个活生生的人类知识给一个教师的灵魂带来了生命和秩序。但是，如果教师只研究自然科学产生的教学方法，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聪明的想法，如何处理孩子，但他们将无法实施。教师对儿童的技能和实际处理必须产生于内在的生存精神，这就是纯粹的科学思想所没有的地方。如果教师能够获得真正的人类知识，他们就会意识到，当以太体在牙齿的变化中被释放时，孩子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冲动，以图像的形式接收一切。孩子自己的内心想成为“形象。”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印象缺乏这种形成画面的倾向；他们被转化为孩子的习惯和技能；记忆本身就是习惯和技能。

孩子们想通过肢体的运动来模仿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形成任何内在形象的欲望。但是在换牙之后，你会注意到孩子们是如何完全不同地认识事物的。现在，他们想体验灵魂中产生的画面；因此，教师必须在他们的课程中把一切都变成一个图画元素。创意的图景是教师理解的重中之重。

教学写作和阅读

然而，当我们开始看待事实时，我们立即面临着某些矛盾。孩子们必须学会阅读和写作，当他们来到学校时，我们假设他们将首先学会阅读，然后他们将学会与他们的阅读联系起来写作。然而，让我们考虑一下字母的现实——当我们拿着笔纸，试图通过写作来表达心中的想法时，它意味着什么。今天的印刷字母与古代的原始图画语言有什么关系？我们是怎么教这些东西的？我们给孩子们看一个大写字母 A 和一个小写字母 a，但是这些字母与“啊”的声音有什么关系？字母 A 的形式和声音“啊”之间根本没有关系。”

当写作艺术兴起时，事情就不同了。在某些地区，使用了图案标志，并使用了一种图案绘画。后来，这是标准化的；但最初，这些图纸复制了声音的过程和感觉；因此，出现在纸上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生活在灵魂中的东西的再现。然而，现代人物与小孩子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难怪某些早期的人第一次看到印刷字母时，会对他们产生特殊的影响。他们立即得出结论，欧洲人从事黑魔法，因为人们有一种习惯，把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归因于黑魔法。但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我们发出“啊”的声音时，我们表达了惊奇和钦佩。现在，试着用全身来再现这个声音，并以手臂的姿态来表达，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你模仿这个手势（把手臂斜伸到头顶上方），你就会得到大写 A。例如，当你教写作时，你可以从一种惊奇的感觉开始，然后和孩子们一起进行某种绘画和绘画，这样你就可以把他们的内在和外在经验带入绘画和绘画中。

再举一个例子。我让一个女孩想到一条鱼，让她画它（虽然这可能很尴尬）。它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完成，而不是像她可能喜欢的那样简单，而是在前面有鱼的头，就像这样，还有这里的其他鱼。孩子画鱼，因此，通过一种绘画和绘画，她产生了一个书面的性

格。 然后你告诉她念鱼这个词——“鱼。”



这样，一个孩子就会了解图画写作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是如何发展成当代写作的。形式被复制了，但图片被放弃了。这就是如何绘制各种声音的产生。 你不需要特别研究这些东西是如何进化的。这对教师来说并不是真正必要的，因为他们可以从自己的直觉和思考能力中发展他们。



有个男孩，例如，画一个嘴的上唇，然后发音口。先忽略 outh，你先拿到 m 这样，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文字与一些现实联系起来，孩子就会不断地发展一种活生生的、内在的活动。

因此，你应该先教孩子们写作，让今天的抽象字母产生于有形的现实；当孩子学会用这种方式写作时，整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 然而，如果你从阅读开始，那么只有头部组织以抽象的方式参与。 在写作中，手也必须参与，这样整个人就会被激发起来去活动。当你从写作开始——写作是通过形成图像和绘画形式发展起来的——你的教学将接近孩子的整个存在。 然后你可以继续教阅读；通过绘画从孩子的整个身体中发展出来的东西可以被头部理解。 这种教学写作和阅读的方法自然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它将对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地球的生命产生更健康的影响。

当学校的实际工作从人类真正的精神知识中流出时，这些事情就可以完成。 这样的知识，通过自身的内在力量，可以成为我们学校的教学方法。 那些渴望寻求一门新的教育艺术的人的欲望就生活在这里面；但只有当我们不怕在身体、灵魂和精神中寻找对人类的充分知识时，它的本质才能真正找到。

GA309__教育的根源 第四讲 1924年4月16日 伯尔尼

牙齿变化后的道德发展

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根据儿童的灵魂和精神的需要来教阅读和写作。 如果你能在牙齿的变化中内在地理解灵魂和精神与身体的关系，你不仅看到了所说的真相，而且你也将能够在实际的细节中解决它。 直到牙齿的变化，一个人完全活在感官中。 儿童完全向环境屈服，因此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存在。

然而，当牙齿发生变化时，透过小孩子整个存在的感觉，现在浮出水面；它们脱离了生物体的其余部分，走各自的路，可以说。 这意味着灵魂和精神从身体中解放出来，孩子可以作为一个个体内在地发展。 灵魂和精神成为独立的，但你必须记住，灵魂和精神直到青春期才真正成为理智的，因为理智在孩子发育之前不会承担其自然的位置。

在那之前，一个孩子缺乏满足理智吸引力的力量。 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理解的力量和灵魂的整个活动都有一种图画的品质。 这是一种审美理解，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直到牙齿的变化，孩子们想模仿周围发生的事情，在他们面前做什么。 他们的运动系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发挥的——无论是一般的还是个别的——以至于他们与周围的一切进入了一种内在的、爱的关系。

这改变了牙齿的变化，当孩子不再去看什么，而是通过在教育者或教师的感情和灵魂情绪中揭示的东西。 在牙齿改变之前，幼儿的灵魂还没有受到老师的权威的引导。 当然，这

种转变是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但是，通常情况下，一个小孩很少关注所说的内容的主题或意义；一个孩子更多地生活在语言的声音中——在整个说话的方式中。更仔细的观察表明，当你简单地放下规律，对一个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做，”它给人的印象很小。但是，当你用自己的信念，你的嘴说，“做这件事，”或者另一次，“不要做那件事，”在这些词的表达方式上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孩子会注意到用一定的语调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和“是的，你可以这样做。”语调揭示了言语的活动，作为幼儿的指导。

孩子们不关心单词的意义，事实上，他们周围世界的任何表现，直到牙齿改变之后。即使在那时，与他们有关的还不是理智的方面，而是一种感觉。他们把它当作一个人从公认的权威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在青春期之前，孩子不能在理智上判断是非。人们可能会尽可能多地猜测这些事情，但直接观察表明我所说的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提交给儿童的道德概念都必须是自然的图画。

因此，所教授的学科和道德培训可以相互交织。例如，如果你展示的是历史的例子——不是用一种呆板的、迂腐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道德准则，而是用简单的喜欢和不喜欢的感觉——你可以证明什么是道德是令你愉快的，什么不是道德是令人不快的。因此，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孩子可以获得对什么是好的同情和对什么是坏的反感。我们不会从给孩子们发出命令开始，因为命令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用命令奴役儿童是可能的，但我们永远不能以这种方式培养道德的生命，而道德的生命必须从灵魂深处产生。（父母要做示范，不然孩子的内心会是空心化的）我们只有在这样做的时候，除了命令或禁止，我们能够唤起一个良好的感觉，在孩子的好和坏——一种美丽和丑陋的感觉，真实和虚假。

被孩子尊为权威的老师应该把好的，真实的，美丽的东西拟人化。一个受过训诫的孩子永远不会完全变成人，从孩子的内在本性中形成和发展。规诫只考虑到头部的发展我们可以促进心脏的发展——事实上，整个人——如果我们能在那个时代唤起一种感觉，即某件事是真实的、美丽的或好的，因为尊敬的老师认为它是真实的、美丽的或好的。在一个人中，在一个实际的人中，一个孩子会寻找真实、美丽和善良的表现。当真，美，善的画面来自于教

育者的个性时，它以最惊人的强度影响着孩子。孩子的整个存在被施加到教师所说或以其他方式使其可感知的事物的内在回声中。因此，在我们对 7 至 14 岁儿童使用的教育方法中，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对这种说法有明显的反对意见；现在人们误解了“无目标”或基于感知的教学，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只给孩子他们能理解的东西，而且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智力的时代，这种理解是智力的。人们还不明白，用智慧以外的灵魂力量来理解事物是可能的——而对所谓的“无物”的建议可能会使人几乎绝望。

这是一种可怕的心态，想把老师定位在孩子们的理解水平上。如果你真的建立了只给孩子“他们能理解的东西”的原则，那么你就不能得到一个概念，一个六岁或七岁的孩子接受基于教师不容置疑的权威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因为老师认为某件事是真实的或美丽的，孩子接受了它，它将伴随着那个孩子一生。它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在经历了更成熟的经历之后，这个人可能会根据一位敬爱的老师的权威，在八九岁时再次找到被接受的东西。它又回到了成年人的生活中，现在可以因为成年人的经历而理解它。

当一个人的灵魂中已经包含的东西出现并与同时获得的东西的本质相结合时，就有一种最美妙的赋予生命的力量。这种赋予生命的力量只有在儿童根据教师的权威而接受的东西通过随后经验的成熟而在灵魂中产生时，才能在人身上诞生。如果记忆只与智力有关，那么孩子就会被剥夺赋予生命的力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以一种比今天通常更亲密的方式来看待人类。

从数学的整体开始

我们必须确保孩子不会被逼到片面的智力水平上。然而，如果我们的教学充满了智力思维，情况就会如此。我在这里所说的适用于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应该教导孩子的一切。最重要的是，例如，数学不应该被智性化；即使在数学中，我们也应该从真实的开始。

想象一下我面前有十颗豆子。这堆 10 颗豆子是现实——它是一个整体——但我可以把它们分成更小的组。如果我开始说，“ $3+3+4$ 个豆子=10 个豆子”，那么我开始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现实。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说：“这里有 10 个豆子。我把它们移动，现在它们被分成几组——3 在这里，3 在这里，3 在这里，另一组 4，一起组成整个。”

当我从前面的总数开始，然后继续到要加在一起的数字，我坚持现实；我从整体，这是不变的，到它的部分。这些部分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分组——例如， $10=2+2+3+3$ ——但整体是不变的，这是更大的现实。因此，我必须教孩子们通过从整体到部分来补充。真正的人类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年龄，一个孩子将与抽象无关，如增编，但希望一切具体；这需要扭转通常的数学教学方法。此外，我们还必须从整体到部分，表明它可以以各种方式划分。这是帮助我们唤醒儿童观察力的最好方法，它确实符合他们的本性。这也适用于数学的其他规则。如果说，“我们必须从 5 拿走什么才能离开 2？”你会引起对孩子更多的兴趣，而不是如果说，“从 5 中取 3。”而第一个问题也更接近现实生活。这些事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在你的教学方法中，你可以在这个年龄唤醒孩子们的现实感。

对现实的感觉在我们的时代是非常缺乏的，这是因为（虽然不是总是被承认的）当可以观察到合乎逻辑的东西被认为是真实的。但单靠逻辑是不能建立真理的，因为只有当某些东西不仅合乎逻辑，而且符合现实时，真理才能产生。我们现在听到一些关于这个的非常奇怪的想法。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是辉煌的，从某些观点来看，是重要的——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人对现实有感觉，就会留下一种被撕裂和瓦解的感觉。你可能会记得他的手表，它以光速传播到太空，据说没有变化。但你只需要想象当它返回时会是什么样子——完全粉碎，至少可以说！

有些东西摆在你面前，可以是合理的，非常合乎逻辑的；相对论是尽可能合乎逻辑的，但在它的许多应用中，它不符合现实。这样的事情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对现实不再有美好的感觉。当我们考虑到儿童在这第二阶段的需要时，给予他们现实而不是抽象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能够为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的唯一方法——不仅仅是在思考，而是在感觉和意志的力量中。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孩子的真实本性，然后才能正确地解决教育问题，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

儿童的自然宗教感觉

在我们成为尘世的存在之前，正如我之前告诉过你的，我们是灵魂和精神的存在，生活在一个灵魂和精神的世界中。我们来到地球，作为灵魂和精神的存在，并与物质和以太的种子联结在一起；这种物质的、以太的种子，部分是通过灵魂和精神本身的活动产生的，部分是通过世代相传的继承流产生的，最后是通过父亲和母亲，接近希望化身在身体中的人的存在。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灵魂和精神降到地球上，我们不能不怀着崇敬和敬畏的心情看待它。孩子存在的展开必须使我们作为教师充满敬畏的感觉——事实上，我们可以谈论牧师的感觉；因为，灵魂和精神在孩子身上的揭示方式确实构成了对身体和以太境界中的灵魂和精神的揭示。

这种灵魂的情绪让我们看到孩子是被神送到地球上化身在一个身体。它在我们心中激起了我们在学校工作的适当心态。但是，我们只有通过真正观察牙齿变化之前逐渐显现的东西才能学会感知——通过观察孩子身体的构建、混乱动作的顺序、手势的“赋予灵魂化”等等。在这一切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孩子的存在的中心，人类存在的经验在神圣的精神领域的影响，然后来到地球。

只有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七岁以下儿童的生活和活动中表达自己的东西。他们只是在他们的尘世生活中继续一种灵魂的倾向，这是出生前生命中最基本的方面。在精神领域，一个人完全向周围的精神投降，生活在自己之外，尽管比在地球上更单独。人类希望在世俗生活中继续这种奉献的倾向——希望在身体中继续在精神世界中进行地球前生活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的整个生命自然是宗教的。

七岁后的想象

当我们谈到牙齿的变化时，这是非常不同的。现在，孩子们用他们的个性，但在其继承所传递的模式上，创造了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年龄，孩子第一次从个性中获得一个身体。人类来到地球时，有一种记忆的倾向；这随后发展成一种更形象和更具可塑性的记忆。因此，从过去世俗生活的冲动中产生的东西会使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生活在看起来很熟悉。对我们来说，认识到一个孩子在这个年龄的经历就像在街上认识一个熟人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经历——将一个层次简化为潜意识——是在这个年龄的孩子的身体和道德本性中发生的事情。孩子们经历了那些老而熟悉的东西。我们越能吸引这种感觉，认识到我们给孩子的是古老而熟悉的知识，我们就能使我们的教学更有画面感和想象力，我们就会教得越好，因为个人在精神生活中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意象，并知道他或她自己的存在在于这些意象中；它们可以被理解，因为它们已经广为人知。这个孩子还没有形成任何明确的或个人的同情和反感，但对在地球上发现的东西有一种普遍的同情或反感，就像我遇到一个朋友时可能会感到同情，或者如果我遇到一个曾经击中我头部的人时会感到反感。如果我们记住这些一般的感觉在那里，如果我们在这个假设上工作，我们的教学将走上正确的轨道。

青春期后的个性

然后一个孩子进入青春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同情和反感的更普遍的感觉让位于个性化的感觉。每件事在孩子的眼中都有价值或缺乏价值，但现在不同了。这是因为在青春期，一个人的真正命运开始被感觉到。在这之前，孩子们对生活有了更普遍的感觉，把它看作是一个老熟人。现在，在性成熟之后，一个孩子觉得产生的个人经历与命运有关。只有当一个人从命运的角度看待生活时，它才能以适当的方式成为自己的个人生活。因此，我们以前所经历的事情必须再次回顾，以便将它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在十四岁之前，一切都必须以教师的权威为基础，但如果它要成为儿童命运的一部分，就必须在十四岁再次呈现，以个人的方式体验。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关于道德观念，我们必须让孩子在青春期前对善有善报，对恶有恶报。然后，在下一个生命的时期，在同情和反感中发展起来的东西再次出现在灵魂中，成长中的个体会把被爱的东西变成自我的戒律，而那些令人厌恶的东西，现在这个人必须避免。这就是自由，但作为人类，只有在我们开始“做这件事”和“不要做那件事”之前，我们才能找到它，我们才会感到被善所吸引，被恶所排斥。孩子必须通过感觉来学习道德。

关于宗教，我们必须明确，幼儿天生具有宗教性。随着牙齿的变化，当灵魂和精神变得更自由的身体，这种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就会消失，因此，以前的自然宗教必须被提升为灵魂的宗教。只有在青春期之后，宗教的理解才会产生，然后，一旦精神自由了，以前以模仿父亲或母亲的方式表达的东西就必须向无形的、超感官的力量投降。因此，始终存在于儿童中的作为种子的东西逐渐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发展。没有什么是嫁接到孩子身上的；它产生于孩子自己的存在。

真正的教育改革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你可以自己验证；与所有相对理性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些天（我的意思是认真的）——你发现，人们受到的教育只是理性，只是与他们的头脑合作，而不再是别的。教育整个人并不那么容易。你只需要阅读那些非常明智的人所写的关于教育的文章，你就会反复遇到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东西应该从外部呈现给一个孩子，但已经存在的东西应该得到发展。”你到处都能读到，但它是如何做到的？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不是建立原则的问题。纲领性原则很容易就能得到，但重要的是要生活在现实中。这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但我们将发现自己几乎被我们道路上的困难和危险所压倒。

今天，四十或一百人可以坐在一起起草关于教学和教育的最佳方法和其他建议的论文，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做得非常聪明。我不是在讽刺——我们的物质文化已经达到顶峰。世界各地都在建立社会，制定原则。它们本身是辉煌的，但却一事无成。**这就是为什么华德福学校产生的方式，没有既定的原则或制度——只有孩子和教师。**我们不仅要考虑每个孩子的个性，还要考虑每个老师的个性。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老师。很容易起草规则和原则，告诉教师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但重要的是教师个人的能力，以及他们能力的发展；他们不需要教育戒律，而是需要对人的知识，使他们融入生命本身，并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看待整个人。你看，我们的工作必须始终是发展，但我们必须知道在哪里寻找我们希望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童年的第一阶段将宗教感觉（以及后来的宗教思维）与模仿联系起来，在第二阶段将道德判断联系起来。

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时期的图案元素。艺术表现在教学和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绘画、音乐、也许还有造型，都必须在教育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才能满足

孩子们固有的愿望。

儿童与地球的关系

在其他学科中，我们也必须根据这些需要而不是根据我们唯物主义时代的要求来工作。我们的物质时代有很好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例如，关于如何区分一种植物和另一种植物——但是在这第二阶段，老师首先必须知道，科学的分类和描述个别植物的方法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教育。

你必须扪心自问一种植物实际上是否是一种现实。你能单独理解一种植物吗？这是不可能的。假设你发现了一根头发；你不会试图确定这根头发是如何自己形成的。它一定是从某人的头上拔出或掉下来的。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现实，只有与整个有机体有关。头发本身就没有什，不能这样理解。孤立地描述一根头发是对一个人的现实感的一种罪恶，把一棵植物描述为一个孤立的单位也是对我们的现实感的一种罪恶。

这似乎很奇妙，但植物实际上是活地球的“头发”。就像你能理解头发是什么样子，只有当你考虑到它是如何从头部生长的——实际上是从整个有机体中生长的——所以在关于自然的教学中，你必须向孩子们展示地球是如何与植物世界存在最亲密的关系的。你必须从土壤开始，以这种方式唤起地球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的形象。就像人们的头上有头发一样，地球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上面有植物。你不应该把植物和土壤分开考虑。你绝不能让孩子们看到一朵被摘的花是真实的，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现实。没有土壤，植物就不可能存在；没有人类有机体，头发就不可能存在。在你的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在孩子身上唤起这样的感觉。

当孩子们感觉到地球有某种形成或另一种形成，并由此在植物中产生一朵或另一朵花——当他们实际上真正体验到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他们将获得与人类和在他们面前散布的整个伟大地球的适当和真实的关系。人们永远不会通过考虑与地球隔绝的植物来得出这种观点。

儿童将能够在大约十岁时获得正确的观点(我以某种抽象的方式描述了这一点。这可以通过密切观察孩子的发育情况来观察。但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关于植物的教学——就像它们从地球的活体中产生一样——必须以图像的形式进行。我们应该把它穿在童话、图画和传说中。只有在第十年之后,当孩子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时,我们才能单独谈论植物。在此之前,孩子不会区分自我和环境。我并没有完全脱离周围的世界。

因此,我们必须把植物说成是小人类或小天使,我们必须使它们感觉和行为像人类,我们必须对动物做同样的事情。只有在以后的学校生活中,我们才客观地把它们作为单独的单位来谈论。

然而,你不能太突然地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上,因为植物春天有另一面可以向我们展示的活生生的地球的真正现实——动物领域。动物通常是通过把一个放在另一个旁边来研究的,根据它们的相似之处将它们分成类和种。充其量,一个人说,更完美的是从较不完善的发展,等等。然而,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无法使人类与环境建立任何关系。当你在没有先入之见的情况下研究动物的形态时,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例如狮子和牛的性质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牛完全是一种消化系统,所有其他器官或多或少地充当附属物。这就是为什么看着一头牛嚼着刍狗是如此有趣的原因;她躺在草地上,以极大的热情消化她的食物,身体的热情。她完全消化了。只要看着她,你就会看到这些物质是如何从她的胃传递到她身体的其他部位的。你可以从她的轻松和舒适感,从牛的整个灵魂品质,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现在看看狮子。难道你不觉得,如果你自己的心不被你的智力所阻止,不太沉重地压在四肢上,你自己的心就会像狮子一样温暖吗?狮子是人类乳房质量的片面发展;狮子的其他器官只是附属物。或者考虑鸟类。我们可以看到一只鸟真的完全是头。关于一只鸟的其他

一切都是发育迟缓的是头。我选择了这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但你可以发现，每一种动物都以一种片面的方式体现了人类的某些方面。

在人类中，一切都是和谐的；每个器官都是发展起来的，以便由其他器官调节和协调。然而，对于动物来说，每个物种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了这些人类素质之一。如果这个组织的其他人没有控制住它，人的鼻子会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找到某些鼻子高度发达的动物。如果人的嘴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其他器官征服，它会变成什么？所以你发现在所有的动物中，人类的某些部分形成了片面的发展。

在古代，人类对这些事物有着本能的认识，但这在我们的唯物主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在十九世纪初，仍然可以找到这种知识的回声，但现在我们必须重新来过。例如，谢林以他认为动物生活在每个人体器官的古老传统为基础，他做了一个相当非凡的陈述：什么，他问，是人类的舌头？人类的舌头是“墨鱼。”在海里发现的墨鱼是一种片面的舌头。在这个声明中，有一些东西可以真正地给我们带来关于我们与动物世界的关系的知识，在我们面前传播开来。

这是真的，一旦你把它从我呈现给你的抽象形式中分离出来，当你把它内在地抓住并转化为一幅画时，它就会以一种美妙的方式与关于动物的寓言和故事联系起来。如果你以前给孩子们讲过动物像人类的故事，现在你可以把人类分成整个动物王国。这样你就可以从一个漂亮地移动到另一个。

因此，我们在孩子身上得到了两种感觉。一个人被植物世界唤醒，漫步在田野和草地上，凝视着植物。孩子沉思着：“在我下面是活生生的地球，在植物王国里生活，这给了我如此的快乐。我正在看着一些属于地球的东西。”就像一个孩子得到了一种深刻的感觉，植物世界属于地球——就像它确实是这样——同样，孩子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人类和动物世界之间的真正关系——人类是由遍布地球的整个动物王国的协调而建立起来的。

因此，在自然历史中，儿童看到了他们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活的地球与由此产生的东西之间的联系。诗意的感觉被唤醒，想象的感觉在孩子身上沉睡。这样，一个孩子就真正地被引导通过情感在宇宙中找到一个地方，在这个年龄，自然历史的主题可以是引导孩子走向道德体验的东西。

的确，教育不能由外部规则和技术组成，而必须产生于对人类的真正知识；这将导致体验自己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而这种属于世界的经历，正是教育者必须带给孩子的。

GA309__教育的根源 第五讲 1924年4月17日 伯乐尼

童年中期三个分部

当我们考虑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的时间（这个重要的时期确实为我们的整体教育设定了标准）时，我们看到它又被划分为更小的阶段。在这其中的第一年，直到第九年，儿童无法清楚地区分自我和外部世界；即使在感觉的生活中，世界的经验与我的区别也是不清楚的。今天的人们一般不正确地看待这些事情。他们可能会观察到一个孩子撞到桌子的角落，然后立即撞到桌子上。然后人们说：“这个孩子认为桌子是活的，因此，孩子打它作为回报。”人们用“万物有灵论”来说话，就像他们在文化历史上所说的那样，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你观察孩子的灵魂，你可以看到桌子不被认为是活的；即使是有生命的东西也不会被认为是活的，因为它们稍后会被认为是活的。但是，正如孩子们把他们的手臂和手看作

是他们自己存在的成员一样，他们把超越自我的事情看作是他们自己存在的延续。孩子尚未区分自我和世界。因此，在这个阶段——从牙齿改变到青春期的第一个三分之一——我们必须通过童话和传说把一切都带给孩子，这样，在孩子看到的一切中，他们会发现一些不是分开的东西，而是他们自己存在的延续。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从第九岁到第十岁的过渡对儿童至关重要，尽管每个儿童的确切时刻不同，有时更早，有时更晚。你会注意到，大约在这个时候，孩子们会变得有些不安；他们带着质疑的来到老师面前，这些事情要求你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孩子们会问一些让你感到惊吓的事情，这与他们以前问过的事情非常不同。孩子们内心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现在，这不是一个以迂腐和刻板的方式给他们各种训诫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任务是感受我们进入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阶段，一些东西出现在一个孩子的潜意识中。当然，这并不是孩子能有意识地表达的任何东西，但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它：直到这一次，孩子们毫无疑问地被接受为真理、善良和美丽，无论权威，或尊敬的老师，都被认为是真实、善良和美丽的。他们完全献身于那个是他们权威的人。但在这一点上，从第九岁到第十岁之间，有一些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在感受中，而不是在思考中，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事情理智化。有什么东西从他们身上掠过，它在灵魂中唤醒，就像一种微弱的、梦幻般的问题：老师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它来自哪里？我的老师真的是世界吗？直到现在，我的老师是世界，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世界不是超越了老师吗？

到目前为止，老师的灵魂是透明的，孩子看穿了它的世界；但现在这个成年人变得越来越不透明了，孩子出于感受，问什么是证明一件事或另一件事的理由。然后，老师的全部态度必须非常巧妙地找到适合孩子的东西。这不是事先弄清楚该说什么，而是知道如何用内在的机智适应形势。如果在这个时刻，人们可以通过内心的、难以察觉的同情为孩子找到合适的东西，它将对孩子的整个生命产生巨大的意义，直到死亡之时。如果一个处于内心生活这个阶段的孩子能对老师说：“这个人的话语来自世界的秘密和奥秘”，这对孩子来说将是非常

有价值的。这是我们教学方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因果与教育作为治疗艺术

在生命的这一点上，孩子们体验到了世界和我的区别。现在，你可以从我昨天描述的关于植物的教学，到关于动物的教学。如果你像我描述的那样这样做，你就会对孩子对世界的感觉做出正确的处理。只有在第三个时期——从 11 年中开始到 12 岁——孩子才会对我们所谓的“因果关系”有任何理解。”在 12 岁之前，你可以像你喜欢的那样聪明地和孩子谈论因果关系，但你会发现他们在那个年龄对因果关系视而不见。正如色盲这个词是从颜色中创造出来的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词加起来。在十二岁以前，人类没有形成因果关系。因此，只有在这个年龄，我们才能开始教孩子他们需要了解的物理的、矿物的领域，这当然涉及物理和化学，从而超越了纯粹的图像的呈现。在那个年龄之前，它不仅是无用的，而且实际上是有害的。

这也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对待历史的课程。最初，历史应该通过一种灵魂的“绘画”，以个人的形象来呈现，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直到孩子十二岁，你应该给孩子们唯一的活生生的图片。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会使他们的存在变硬——这会导致一种灵魂的硬化。如果在第十一年之前，你对孩子们说，一个时代通过某些冲动等方式准备了另一个时代，你就会在他们身上制造出一种灵魂的硬化。对这类事情有兴趣的人往往会看到那些在历史上过早地了解因果关系的老人和妇女。这甚至可以通过我所描述的同样的原则进入这个年龄的身体。老年人的身体硬化可以追溯到，除其他原因外，事实是，他们被教导太多关于因果关系的孩子。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联系并理解它们。它们构成了我们文明的一种需求，并使我们回到一次可以通过对人性的本能认识而找到的东西——在这些有意识的思想时代，我们不能

再使用的知识。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早期的时代，即使只到希腊早期，我们发现教育家和治疗师这两个词彼此非常密切，因为人们知道，当人类进入这个尘世的生活，他们还没有达到他们的全部高度；他们是尚未被带到他们的最高潜力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堕落”的概念有这样的有效性——灵魂真正进入尘世的存在作为次级存在的人。如果它们不是次级的存在体，我们就不需要对它们进行任何教育，我们就必须教育一只蜘蛛，以便以后它一张网。人类必须受到教育，因为他们必须被纳入他们的全部人性。如果你有正确的想法，我们必须引导一个人在身体、灵魂和精神成为真正的人类，你会看到，这必须按照同样的原则来完成，这些原则使一个不正常的人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同样，普通教育的任务是医治一个人类受伤的人。只有当我们再次认识到这两种活动之间的自然和精神关系时，我们才能通过伦理生理学适当地塑造我们的教育。

最近，多么彻底地把这些观念遗失了，想一想，这真是很特别的。例如，赫尔德《对人类历史哲学的反思》（1791）用真正的内心奉献来描述疾病是如何教会一个人观察内心的存在。当人们生病时，它是对它们正常存在过程的攻击，疾病的表现方式和它如何离开一个人来证明了人性的规律。赫尔德很高兴地发现，通过精神和身体的疾病的例子，他可以了解人类的内在结构。他仍然清楚地意识到医学与教育学的关系。不久以前，当旧的原则仍然适用时，这一原则是，当一个人进入世界时，它实际上是由于罪恶引起的疾病，我们必须治愈或教育那个人。诚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极端表达的，但其基础是真实的事。这必须被认为是当代文明的一种要求，这样，创造抽象的广泛实践，甚至渗透到教育中，就会结束，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远离我所见过的实践。最近，我不得不在华德福学校周围展示一个人，一个在教育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我们讨论了几个学生的情况，然后这个人用一种有点奇怪的方式总结了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他说，“如果这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么老师应该学习医学。”我回答说，这种绝对的判断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有必要给教育带来一定数量的医学知识，那么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但不可能依靠旧的传统，决定一件事或另一件事必须适用。它将会发生；“文化的医学”和“文化的教育学”的结合将成为社会的一项要求，使它们变得更加互利。在许多方面，目前所需要的一切都是麻烦和尴尬的，但即使是生活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麻烦，治愈也将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在任何情况下，关于矿物的教学在实践中只应在第十一年至第十二年之间开始，在此之前，历史也应只作图像处理。在第十一或第十二年，你可以通过连接各种历史年代开始考虑因果关系，从而向孩子们提供一个全面的调查。你将能够这样观察这种方法的正确性：如果你过早地在描述历史过程中呈现因果关系，你会发现孩子们不听；但如果你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他们会以内心的喜悦和渴望的参与来满足你。

事实上，如果没有孩子的内在合作，就不可能教任何东西。在所有的教育中，我们必须记住孩子将如何进入青春期的生活。当然，也有那些年轻的女士和绅士继续他们的教育，在华德福学校，我们有一个大学的标准，有 12 个班，把他们带到第十八或第十九年，甚至更远。但即使有了这些孩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青春期后，他们真的会走出去生活，我们与那些学生的关系肯定与以前截然不同。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教育，使理智在青春期觉醒，然后才能在孩子自己的本性中找到营养。

如果在早期的学校里，孩子们通过模仿，通过对权威的感觉，以及从教学的图画性质，储存了一个内在的财富宝库，那么在青春期，这些内在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理智的活动。从那时起，个人将面临着思考以前意志和感觉的任务。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注意到，这种理智的思维不会太早地显现出来；因为人类只有在理智能够自己从内在觉醒时，而不是被教师灌输时，才能体验到自由。然而，它绝不能在贫穷的灵魂中觉醒。如果一个人的内在存在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通过模仿和意象获得的——这种东西可以从灵魂深处上升到思维——那么，随着思维在青春期的发展，个人将无法找到内在的资源来进步；思维只会进入空虚。这样的人会在生活中找不到锚地；当一个人真正找到了某种内在的安全感时，就会有追逐琐碎事物的倾向。在这些尴尬的岁月里，青少年会模仿许多看起来令人愉快的事物（通常他们并不完全是什么会取悦他们的长辈，他们有一个更功利的观点）；他们现在就模仿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被允许以适当和活生生的方式模仿年幼的孩子。因此，我们看到许多青春期后的年轻人在一件或另一件另一件事上寻找安全感，从而麻木了他们内心自由的体验。

为所有生命而教育

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仅要为那个阶段而教育，而且要为一个人的尘世生活而教育——事实上，是超越。人们可以最美丽地到达对自己不朽的人类的理解；青春期后，他们可以为自己体验到作为图像通过模仿而注入他们的灵魂的东西，现在是从灵魂中自由释出并上升到精神中的。人们可以感觉到它是如何继续工作的，从时间到永恒，通过出生和死亡。正是这种通过适当的教育灌输给人的灵魂的井，提供了不朽的内在体验；主要是生命体验本身，它显示了我们在进入物质世界之前的存在。而孩子所接受的作为画面，并通过宗教的感觉来模仿，与孩子在降入物理的领域之前所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不朽内核体验。

我用的是永生这个词，这个词在目前的使用中；但即使人们仍然相信它，它真的只是问题的一半。当我们今天谈到不朽时，我们这样做是出于某种自我中心；当然，这是正确的，因为它代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会在死亡时灭亡，而是我们的生命继续下去。但我们没有提到另一面——“未出生的。”在古代，那些拥有本能精神知识的人仍然认识到永恒的两面——永恒和未出生。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两个概念时，我们才会理解永恒。当孩子受到适当的教育时，就会体验到永恒。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面临着唯物主义在理论上不应该被考虑的问题。

正如我已经向你们展示的那样，各种各样的一元论散布各种唯物主义理论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最糟糕的。最小的伤害是人们只想的；最坏的是流入生命中的东西，变成生命本身。而且，由于教育艺术也陷入了唯物主义思维的魔爪，孩子们无法体验我提到的东西——时间进入永恒的体验。这样，他们就失去了与自己存在的永恒方面的关系。你可以像你喜欢的那样对那些受过正确教育的人宣扬唯物主义，它不会对他们产生很大

的影响。他们会回答，“我有一种感觉，我是不朽的，不幸的是，这是你和你的证据所忽视的。”

它总是是一个理解生命本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思想。此外，这似乎是矛盾的，但我们这个时代唯物主义的一个迹象和症状是，今天的人们如此渴望基于思想和概念的理论和世界哲学。如果我们真正感知精神，我们就永远不会离开物质。如果你继续研究人智学，你会看到它是如何进入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它是如何在每个细节中谈论物质的事物和过程的。人智学的生理学处理肝脏、脾脏或肺的活动与今天的抽象的生理学非常不同。

抽象的生理学认为它看到了事实，但它确实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事实，例如，一个人找到了磁铁。他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隐藏着什么力量，但他找到了磁铁，而一个女人知道磁铁是什么。他对自己说：“我把这个带回家，它会成为一个好马蹄铁。”那个女人说：“你不能把它当作马蹄铁，那是一块磁铁。”但那人只会笑。

同样，当一个自然科学家谈到肝脏、脾脏或心脏的精神基础时，他会笑——如果一个人说，精神实际上生活在这些器官中。但嘲笑这些东西的人永远不能深入到物质物质的现实中。唯物主义最有害的一面不是它不能理解精神。这将最终得到纠正。唯物主义最糟糕的是它完全不了解物质及其活动，因为它没有在物质中找到精神。从来没有一次人们对物质的了解比现在少；因为如果没有对精神的了解，你就无法在人类中找到重要的物质。因此，我想说，当人们对自己的永恒的本性没有感觉或内在体验时，唯物主义在教育中的错误就会在生活中得到证明。如果一个人受到了正确的教育，也就是说，如果教育的原则是从人性本身中解读出来的，那么死亡将被视为生命中的一个事件，而不仅仅是它的结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了解到，在教师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中（后来在教师与青年或妇女之间），不仅有外在的东西在工作；即使在我已经告诉过你的非常小的孩子中，无形的力量也在工作——我们既看不到也无法衡量和衡量。

教室里的惩罚

当我们认为惩罚是一种教育手段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有人就此提出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问自己是否应该惩罚自己。如果我们完全消除惩罚，我们怎么可能处理孩子们做的所有淘气的事情呢？惩罚与否的问题确实是个人的问题。一些儿童可以使用各种方法，而另一些儿童可能只对惩罚作出反应。然而，惩罚的方式真的取决于老师的气质。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是在处理雕刻的木制人物，而是与人类打交道。教师必须考虑自己的天性，以及孩子的天性。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如何——唯一有效的惩罚是由一位内心完全平静和深思熟虑的老师施加的。如果惩罚是由愤怒引起的，它将是完全无效的。在这里，一个老师当然可以通过自我发展完成很多事情。否则，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个女孩弄得一团糟，而她旁边的男孩对她感到不安。然后老师开始责骂那个男孩，说：“你不应该那样生气！”孩子回答说：“但是大人们在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会生气。”然后老师说：“如果你生气了，我会朝你扔东西！”如果你这样愤怒地惩罚，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位老师走进一个由相当年轻的孩子组成的教室，他们正在玩耍。她说：“你们都在制造多么可怕的骚动！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为什么大喊大叫，发出这么多噪音？”最后，一个孩子鼓起足够的勇气说：“你是唯一一个大喊大叫的人。”现在，在惩罚或训诫方面，一切都取决于惩罚或训诫者的灵魂情绪。每当一个孩子做了一些非常淘气的事情，你甚至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暂时忽略它；你可以睡在它上，第二天再把它拿起来。至少这样，你可能会找到必要的内心平静，不管你决定如何对待那个孩子，你的警告或惩罚将比你生气时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效得多。这种方法也可能有缺点，但你必须总是权衡一件事而不是过于片面。

“阅读”孩子

你可以看到，在这种教学和教育方法中，根据人智学的原则，每个特定年龄的孩子都必须被阅读，就像它一样。 我们必须在人类存在身上看到更多，而不是现在的科学的思维想要看到的。当然，这样的科学的思维促成了奇妙的进步，但就人类而言，就好像他们面前写了一些东西，开始描述这篇文章的字母。 描述这些字母当然是有用和美丽的，但这不是重点；我们必须阅读。 我们不需要描述器官和灵魂如何在其中工作，这是现代的方法，但我们必须有能力阅读人类。 对于老师来说，这样的“阅读”可以通过想象你手里拿着一本书来理解，而且，不管它有多有趣，如果你不能阅读它，而只看印刷的字母，它不会很强烈地唤起你对任何内在活动的兴趣。 例如，如果某人有一本非常有趣的小说，但只能描述这些字母，那么在那个人身上什么也不会发生。 因此，教育艺术也是如此——一个仅仅描述个人器官或人类灵魂的各个方面的人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 能读书的教育者会在每个孩子身上找到一本“灵魂之书。”

对他们的老师来说，孩子们可以成为灵魂的阅读的材料，即使在很大的班级。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教师会感觉到，在第九或第十岁之前，孩子们没有区分世界和他们自我；他们会感觉到，在此之前，孩子们是如何不能脱离自己，以构成的方式写任何东西的。 最多，他们将能够复述他们在童话或传说中听到的东西。 **只有当孩子九岁或十岁时，你才能逐渐开始呈现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自由的感受和想法中写出来的形象和想法。** 一个孩子在能够写一篇文章之前所需要的内在思想结构在第十二年之前还没有出现；在那之前不应该鼓励他们写文章。**（我说这个，是因为有人问过。）** 如果他们做得太快，他们将开始遭受的不是“硬化”的灵魂，而是“佝偻病”的灵魂。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样的孩子会变得内心脆弱和无效。

只有当我们对人类的研究能够引导我们对每个儿童有一个独特的知识时，我们才能以适当的方式教育他们；正确的教育必须使儿童能够在日常世界中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儿童属于这个世界，只要他们生活在地球上，他们就必须越来越深入地进入这个世界；

死后，他们将能够在精神境界中适当地生活。这种经历确实是死亡之门之外世界上生命的真正条件。

遇见其他人类存在的能力

当人类无法发现如何以一种真正的人类方式与他人相遇时，他们就变得坚强起来；他们为死后将要面对他们的生命而坚强起来。人们已经失去了以人类的方式见面的能力，这也是我们时代的另一个阴暗面。那些能带着爱的感觉进入另一个人的人，这样的人我们找不到。这一点很明显，因为这些天对社会需求的大量谈论。为什么会这样？

社会生活的明显基础——与另一个人真正感受和体验的力量——不幸地失去了。每当在任何特定年龄迫切提出需求时，这些需求就会向我们展示当时所缺少的东西，因为无论人们缺乏什么，他们都需要什么。真正的社会的生活缺失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的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如此激烈地讨论的原因。但是，为了社会生活的教育几乎没有触及，尽管许多开明人士都提到了这一点。它越来越多地退回到背景中，在许多方面，人类彼此相遇和擦肩而过，彼此没有任何理解。

当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时，没有相互理解，这确实是当今生活的一个令人痛心的特点。你可以找到一个或另一个共同目标的俱乐部和社会，在那里人们已经一起工作了多年，但他们真的根本不认识对方。人们对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的内心生活一无所知，因为他们缺乏活生生的兴趣，活生生的奉献，生活生生的同情。但是，如果我们在适当的年龄，以模仿的原则，在适当的位置，以权威的原则渗透到教学和教育的每一个领域，那么这种活生生的兴趣、奉献和同情就会出现。这种对他人的社会的感觉和理解，以最亲密的方式，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任何感觉，在我们的世界中，什么参与了精神境界。

有一段时间，人类对地球知之甚少；他们使用的工具简单而原始，他们在艺术中代表自然物体的方式有时非常有天赋，但却非常不发达。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我们使用复杂的工具来掌握自然，最细微的细节都是精心复制的，例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中。必须收回这种权力。

最重要的是，在天文领域，我们已经看不到我们与宇宙的关系。如果你观察一种植物，你可以看到它是如何扎根在地上——它是如何从种子中产生的，如何展开它的第一片叶子和茎，更多的叶子和一朵花，以及它是如何在果实中再次聚集在一起的。歌德这样描述它：在植物中，你看到它是如何进入空间，旋转，然后收缩的。歌德走得不够远。他描述了植物的这种膨胀和收缩，但不能达到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目的。这是因为植物暴露在月球和太阳的力量下。每当太阳的力量活跃时，植物就会膨胀并打开它的叶子；当月亮的力量作用于它时，植物的生命就会收缩——它会发展茎，然后是种子，整个植物的生命在一个点上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们像歌德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考虑这种扩张和收缩时，我们看到了太阳和月亮力量的交替，我们被引导到宇宙的遥远空间。当我们看到星星在植物中是如何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束缚和限制。

这些影响植物的太阳和月球力量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作用于人类，这使我们认为人类不仅是地球的公民，而且也是宇宙的公民。我们知道，当我们吃东西——例如卷心菜或鹿肉——或喝什么东西时，任何与生命有关的东西都在我们体内追求自己的方向。然而，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可以感知它们。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与我们灵魂和精神中的星空世界联系在一起——收缩的力量是如何生活在月球的球体中的，膨胀的力量是如何生活在太阳的球体中的；我们不知道这些力量在人类中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平衡——忧郁的倾向有它们在月球领域的根源，太阳中灵魂的乐观倾向，以及平衡和和谐是由宇宙活动带来的。

对此的详细讨论绝不会削弱我们的自由概念，也不会导致任何荒谬的想法。所有这些都可以用同样的精度在数学中进行检验。但数学虽然是真的，但仍然是抽象的。我提到的关于太阳和月亮的知识引导我们看到我们如何从整个星系的恒星中获得精神的营养；它

成为我们内部的一种力量，一种驱动力。如果我们能以这种方式与宇宙的精神团结在一起，我们就会成为整个人类，不再产生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绕过他人的冲动，但作为真正的人类，我们会在他人身上找到真正的人类。我们越是只描述物质，并将这些描述应用于人类，我们就越能冻结灵魂的生命；但如果我们能与精神结盟，我们就能以真正的温暖的心为我们的**人类同胞服务**。因此，一种寻求和发现人的精神的教育将为人类的爱、人类的同情和人类在正确意义上的服务奠定基础。

在有机体中，一切同时是开始和结束；精神的整个生命也是如此。不实践对人类的知识，不去观察自我，你永远不可能不了解世界。因为人类是世界的一面镜子；宇宙的所有秘密都包含在人类身上。固定的恒星在人类中工作，移动的行星在人类中工作，所有的自然元素也在那里工作。理解人类——看到真实存在——也是以正确的方式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地方。

因此，教育必须渗透到一种金科玉律中，这种金科玉律可以加快教师与孩子们的所有工作，这种金科玉律赋予了教师的工作生命，就像在物理意义上，血液赋予了身体有机体生命一样。所以出于一种洋溢着精神的世界观，灵魂的命脉必须进入教师的灵魂。然后，灵魂的命脉将在教学努力的所有方法和实践上留下印记，并防止它们成为抽象的原则。因此，我想通过这些总结的话来描述，教育家将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描述为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教育：

把自己花在物质上就是磨掉灵魂。

在精神中找到自己就是联结人类存在。

在全部人性中看到

自己就是构建世界。